文季叢書



文化生活出版社

滬版文學叢書之四

紅燭

靳以



文化生活出版社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鄰居們

「那是最好的時候，那也是最壞的時候；那是智慧的年代，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世紀，那也是懷疑的世紀；那是光明的季節，那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有望的春天，那也是無助的冬日，我們什麼都有，我們也什麼都沒有；我們都是走向天堂，我們都是走向相反的路——」

——狄更斯：「雙城記」

在艱辛的生活的壓迫之下，在苦痛的日子的煎熬中間，人們的情感多變得粗糙了。他們都過分地誇張着他們的喜悅和悲傷，今天有囂喧的歡笑，明天又是無言的悲傷和不斷的爭吵，不斷的眼淚，把我這個孤單的人包在他們的激情之中。我是住在那麼一所大樓裏，四面都是人，頭頂上和脚底下也無

非是人，不同的人和永遠在變換的情感緊鄰在我的周遭，顯得我是那麼渺小，幾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唉，唉，在這裏，我不就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了麼？我想這些空洞的語言，不能使你們得着具體的印象，我還是停止我的煩燥的漫步吧，安靜地坐下來，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筆，勉強地畫出一個輪廓來吧，第一位我先說到的，就是：

韻子先生，

因爲他不久就要離開我們了，在幾年的辛苦奔走之後，他就要做×××××的委員了，他再不那麼過分地謙恭，不過當他把那張新印的有官銜的名片送給我，連我也感到一份榮耀哩！

對於諸位，我想他也是不陌生的。他的名字時常印在報上，只有一次，好像不大妥當，那是在啓事欄中，用特號字排的：「警告×××」連我看到

也覺得很驚訝，因爲我以爲他不是那樣一個壞蛋，我們雖然是緊對門的鄰居，每次他遇到我總是嘴裏喃喃地，使他的身體彎到九十度以內，爲了回答他的敬禮，我也只得彎腰相候，於是我就看到了他的美麗的長髯簡直拂着地上的塵土了。他也許比我看得更清楚，他既不說什麽，我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但是千萬不要從他的長髯聯想，說起來，他還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他生得很矮小，可是很有精神，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鏡總是那麽懶散地掛着，每個人看見他，自然心裏就會暗自想着：「唉，我替他扶一扶眼鏡纔好。」說實在話，那不是架在鼻樑上，簡直是落到鼻尖上了，人們都爲他牽就一份心，生怕它會跌碎；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軟的鬍子，總能放下點心，因爲它可以減輕它下墜的力量。

他時常要捋着他的鬍子，頭搖着，不時地啗開那張包在鬍子中間的嘴笑着。他是一位「在野」的名人，他參加許多會，對於抗戰好像盡過許多力似

的，他有時很嚴重似地像做告訴我：「我有五十萬羣衆呢！」如果我們是那麼不識相地多問他一句，他就會告訴我：「他們散到各地去了，每一個都是抗戰的堅強分子。」

也許他眞的有過羣衆來的也未可知，他曾經做過什麼校長，不過聽說有一次由於他的不負責，在敵人的手裏犧牲了不少：他可是安全地回來了；就把他的名字留存那裏，成爲一個惡人的典型。

好像他是一個人住着的，有時又有一個高大的女人來和他住幾天，有一次，恰巧我在街上遇見了，遠遠地我看見一個穿斗蓬的女人，她的頭上還頂了一個帽子，他的樣子很壯，很像一位軍官在他的士兵前面的闊步，左手好像提了一個大包袱。走到近前，原來是我的錯誤，那個包袱正是我對門的隣居，我們行過禮之後他正式爲我介紹：「×××先生，×××保育院院長，我的內人——這是隣居×先生，」

爲了不失禮，我把手伸過去迎着她那早已伸出來的手，這却使我上了當，她的手力還眞不差，我只是忍着纔不叫出聲。可是微笑還掛在我的臉上，一看到他們夫妻二人，我不得不快些告辭，轉過街角，讓我自己得機會發洩我自己的感情。

因爲是鄰居，所以我們時常有談話的機會，於是我知道了他做過高級參謀，××省的民政廳長，××周刊的編輯……後來好像是由於自我覺悟，纔從事民衆運動，說起來直接間接地他對於這次抗戰還是一個推動者呢？

平常他還好說那種生硬的四川話，他曾經告訴我說那無非是爲了適應環境。

我們雖然做了很久的鄰居，談話的機會也不少，可是我對於他的思想和意見總抓不到一個頭腦。「在朝」的他反對，「在野」的他也不贊成：他的消息多，秘密性也大；憤慨多，冷嘲熱諷更不少，有的時候我都分不出那些

是假的了。可是他實在該算是一個有地位的人，許多集會都有他，如果有照片，他一定把他的臉，眼鏡和那長鬍子擠到照片裏，臉上還故意裝出來一份表情，有時候是慨慷激昂，有時候是悲世憫人，——可是從來沒有帶出來陰險奸詐的樣子。

其實這個人我以為早就該做官的，自從發表之後，他沉默了幾天，後來，說到許多事的時候，他常用「然而」或是「不過」來轉折，他變成樂觀，覺得一切有希望：他的舉動，他的鬍子和他的眼鏡也都着實值得人尊敬哩：可是我這個光榮鄰居，他就要走了，這夠多麼使我難過啊！

正當這個時候，頂在我頭上的那一間屋子忽然起了極大的爭吵，那是一

我知道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年，不知道女的工作來養男的，還是男養女的，總之他們的生活是一直一糟。現在好了，終於連同玻璃的破碎聲，堆椅翻倒聲，起了女人的尖聲的號啕。我簡直聽不見男人的聲音，我還只給她在和自己嘔氣，一直到從樓板滴下許多水來，纔有一個慌張的腳步，在我的門前停住敲過門，推開來，一個男人帶着一雙淚汪汪的眼睛來向我道歉，說明打翻了洗臉盆，一定把水滴下來，然後又急匆匆地上去了。可是那個女人卻哭泣換了斥責，還在不依不饒地叫着：

「我嫁你，有什麼好處？受了這麼許多罪，還不知道憐惜人，難道是我前世欠你的？」

那個男人並沒有回答，也許我正在忙着揩拭棹上的水，聽不出他怎樣在做

的聲音，我只聽見那個女人叫

「你說，你說，我哪一點對不起你？我天天跑出去，早出晚歸，可曾抱怨過一句？想不到，你倒管起我來了，我的爹媽都沒管過我？」

那個男人還不說話，這連我都惹急了，我都要代他囘答：「要是你的爹媽好好管過你，你也不會弄到這樣！」

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別人夫婦爭吵，最好什麼話也不說，尤其是青年夫妻，他們自會和好的，果然不久我又聽見女人的哭泣，聲音是平和多了，還夾着男子低音的哭聲，隱約地我還聽見男人斷續地說着：

「唉，爲什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們有三百六十天都過得不愉快呢？難說我們不該好好過日子麼？都是我不好，引你生氣，你原諒我吧！」

在這一節話之後，好像那個男人爲更大的哀慟抓住了，嗚嗚地像牛似地哭起來，那個女人好像止住了哭聲，反倒勸解着：

「你不要難過，也是我的不好，我太疲乏了，性情就燥起來，我還忘記告訴你，今天發了五十塊的津貼，明天正是星期，我們可以去買點東西，唉，那面鏡子，怕二十塊也買不下來。」

男人也慢慢止住悲傷，時候已經是深夜，別人怕早都睡了，樓上的爭吵平息了，接着是親愛的蜜語；可是我却又聽見我的間壁的那位小姐的往返脚步，她是××醫院的一位

女看護

平常人們都稱呼她王小姐，其實她說她已經結過婚，她的丈夫是一個軍醫官，在×戰區服務。

她至少也有三十五歲了，可是問到的時候她總偏着笑着要人猜。她的臉類好像垂下來，她的眼睛時常睞着望人，那是因爲她近視可是不戴眼鏡的緣

故。她的工作有時在日裏有時在夜間，可是每次她下班回來聽到她的高跟鞋在咯咯地由遠而近到來，必定要敲我的門問着：

「×先生，有我的信麼？」

為了客氣，最初我總是含笑的回答：「沒有；」可是這簡直成了她每日的課程，我就不耐煩地告訴她了。

「您的信，我想放好還是寄到醫院方便些。」

「不，醫院太雜，我自己有郵箱，因為我的信實在多不過，我生怕朋友們會把信寄到這裏來，尤其是我的先生，！——」

「你的先生常有信來吧？」

「那纔多呢，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一天兩封，現在是少了些，哼々近來竟有些天沒有來了。」

「說到末一句，」她的聲音低下去。

「好，好，以後有信送了來，我一定給你代收。」我同情地和她說，「不過我自己會送給你，——」還有半句話我沒有說出來，那該是：「請你不要敲我的門。」

可是我的話並沒有生效，她仍舊來敲我的門，有時候我真氣了，想和她不客氣地說幾句，不過一看見她那麼焦灼的神態，我又把話忍下了。

她搓弄着兩手，抖着一條腿，頭偏着，眉縐着，用極平和的聲音和我說：（我聽得出，她的聲音實有些顫。）

「密斯特×，是不是這一句的Air mail斷了？」

「我想不致於吧，不過，非常時期，郵件照例慢點。」

「I Worry——」

她並沒有說出來她愁些什麼，只是把眉縐得更緊，搖着頭走了。

到晚上，應和着我的踱步，她也走起來了，我踱着，是在想什麼事；可

是她的脚步，擾亂了我的思緒，我就停止了，躺到床上看一本書，可是她的脚步還是沒有停止，「咯——咯——咯——咯——」等我快要入睡了，那聲音還是「咯——咯——咯——」睡了一大覺醒轉來，發現陽光已經偷上我的窗口，那聲音還是：「咯——咯——咯——」

早晨我們又遇見了，她照例和藹地和我說：

「Good morniny, Mr．×」

我也微笑着和她點頭，然後她似乎很活潑似地走了，那「咯咯——咯——咯——」的聲音由近而遠，由大而小，終於算是消失了。

不知道是她的行態引起他們的好奇，或是受了他們的父親或母親的暗示，一羣大大小小的

孩子們

一像一陣風似的追上去了，「咚咚咚咚」地下了樓又「咚咚咚咚」地跑上來，相同的是他們的五官四肢和好鬧的性情，不同的是各有一副討厭相，骯髒相。對於他們的雙親，當然每一個都是可愛的小天使，在別的雙親的眼中，他們又都是小鬼也不如；可是對於我們這單身人，我們是既不愛，也不恨，只希望他們能安靜點，不要震塌了這座樓，不要吵得人坐立不安。

有的時候門上被敲了兩下，也許正要午睡，就趕緊起來，一面說請進，一面拉開門；可是門外却什麼也沒有，遲疑了一陣後，纔關上門，就聽見那尖細的笑聲，再推開門望出去，就看見黑暗的角落裏一對對閃光的小眼睛。對於他們的母親和父親，這也許算是聰明的舉動；可是對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自然引不起好感。由於一點可貴的經驗，縱什麼話也不說再關上門，如果有點不滿的表示，那麼他們的母親便會挺身而出替她的小天使說話。她先說孩子小，犯不上生氣，而且打打門也算不得什麼，不信去問問警察局，敲

敲門算犯罪麼？……這都還算客氣的，如果這些可尊敬的

女人們

自己碰上了自己，那麼整個樓就要在她們的憤怒之下戰抖了。那起因也許是一顆米，一條柴，孩子的一塊餅乾，或是兩家的小狗起了爭執，那麼她們眞都是一個個勇敢的戰士，虎虎地發動了。吼叫的聲音是上天入地，好像要一口把對方吞了似的，如果親愛的丈夫也在家，他雖然爲了身分和面子的問題，不便直接參加；就裝着看報，用報紙遮住嘴，有條不紊地爲太太想怎麼能駁倒對方的語句。像躲在幕後的提詞。

甚至於像歷史家似地追溯到她的祖先，又像預言家似地說到她的將來，總之要駡到使對方無地自容的地步。——若是一直這樣發展下去，很容易就摟到一處，互相揪着，翻到地上，像兩隻在坑裏的猪似地滾着，於是整樓的

人都被驚動出來了，有的去解勸，有的叫好，有的鼓掌……可是只有一件事，使全樓的人的情感一致，那是不久纔發生的，在我們的

頂樓上

住了一家人，說起來那好像是一個化外之地，原來是一大間矮小的屋子，在三層樓的上面，用以堆積什物的，却被他們那一家人佔據了。我是最近纔上去過一次，在他們的房裏，我簡直不能伸直腰：可是他們就在那裏生活過一年多了。他們原來是一夫一妻，三個孩子；丈夫在一個什麼機關裏當了一名科員，總算不願意做順民纔跑到這裏來，大孩子有十四歲，是女的，原來在××中學讀書，小的兩個男孩子，沒有讀過書，一個十歲，一個六歲。生活一直也沒有舒適過。不久之前孩子們的母親死了，是因病重而死還是因為沒有錢治病就誤死的，一直也不知道。可是我們都知道，自從米價高起來

那一家人簡直就陷在悲苦的境界中。

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孩子毒着並死了，他自己也服毒；他的孩子們死了，可是他到被救活了。但是從此他就變成一個瘋子。

正巧那天我們的房東派人來收房錢，我們的房東是大國戶，那是社會盡知的；可是他神通廣大，沒有人能傷他的一根汗毛。我們就想要他出點錢吧，我們正派了一個代表和那個人商洽，他却誤認那個代表是死去的一家繳出三個月的欠租。這激怒了我們，七手八脚地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倒的人向他身上吐口水。不斷地罵着：「劊子手，劊子手，」這小子却機靈得很，不知怎麼一溜烟跑了，我們大家想「明天一定要有事，我們得組織一下來應付。」到明天，果然來了，另外一個人，我們正想給他點顏色看，他却和藹地和我們說：

「昨天的事，我們東家很抱歉，人死了瘋了，欠的房租當然不算數，我

們東家另外送十塊錢，算是一點意思。」

十塊錢！我們都在想，那算得了什麼東西！可是我們也不能說送的不對，不知道由誰接過那張紙票，立刻買來紙帛，當着那個人的面，在頂樓上燒了。許多人都認爲這樣處理沒有意義，可是我們實在沒有其他的法子好想。最表示不贊同的就是那位

牧師

他有一個高身材，像一段燒枯了的禿樹幹，他的臉色恰巧是烏靑，他住在我們的樓下那潮濕的房子裏，他有六十歲了，可是他的太太不到二十歲。由於每天關在那狹小的籠裏，她的臉色是蒼白，從來低着頭，不敢看人。

他反對的最大的理由，是說那是一種迷信的舉動，非科學的行爲……我們之中的不曉得哪一個忽然哈哈地大笑起來，立刻，他帶了一副極不愉快的

臉色向四周搜尋，笑聲頓然消失了，他纔恢復了上帝告訴他的應該對人的面容，那永遠的微笑又掛在他的臉上。人漸漸地散了，他又回到那潮濕的房裏去。

他簡直是介乎神和鬼中間的一種東西，他是遵從上帝的旨意來拯救人的靈魂，他顯得那麼和善；可是回到他的房子，他就是一個魔王。他會叫得像一隻餓虎，他的那個可憐的少妻，就只有尖聲的啜泣。這是怎麼樣的一種矛盾呢？這是什麼樣的一種配合呢，沒有人能猜得出來，當他們纔住進來的時候，已經費了我們一番猜測；想着是祖孫，或是父女，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們是夫妻的。如今我們對於這種無邊無涯的猜測已經厭煩了，而且誰沒有自己的生活的煩惱呢，就任他們那樣存在下去吧……，不是我們這裏還殘留着歡樂的人家麼？那個男人原來是一個：

投機商人，

從前本是××公司裏的一個小職員，最初囤了些洋釘子，這一筆生意就使他發一筆不大不小的財，於是他把家眷接出來，在我們的二樓最好的部分租了三間；特別修理一番，別有天地，和我們這一羣彷彿是隔絕了。他辭了××公司的位置，就起始他個人的冒險。

他的太太是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永遠抱着一隻貓。後來我們纔知道他的這份家眷，原來是從清唱班子接出來的。他們有一個男孩，和他們一點也不像有的時候他們把孩子寵上天，有的時候就鎖在家中，整天沒有人管，哭號一天，那一定是又沒有找得着合適的用人，丈夫出去了，太太也出去了，剩下那個孩子獨自在地上爬。可是不管怎麼說，他是我們那裏最闊綽的一家，他的丈夫往返上海，香港，海防，（不，最近是仰光了）昆明重慶之間，

此外凡是日用必需品他也沾沾手，他還立一個公司，替他經營，當看物價高了，人人都憂愁，他們却高興起來；當着物價又跌了，人人鬆一口氣，他們都憂形於色。有一次，彷彿不是價格的關係，他們，也着實憂愁了，男的就幾天也沒有回來，可是雨過天青，一切照舊，他們又復滿意地生活着。

他的太太真是那些女人們羡慕的對象，她總是在館子裏喫飯，話劇和電影沒有一次缺席，她有用不盡的三花牌化粧品，寇的香水，……每次他的丈夫「遠征」歸來，總要爲他的太太帶一件新式大衣，流行皮鞋，一九四一年式的腕表，或是法國絲網，和那些花花綠綠的毛線。到冬天，連她養的那隻貓也穿了一件極好看的毛衣哩——說到

我自己

我可眞是一個可憐的人物，我就一直生活在這些人的中間，他們生活在

我的傍邊，他們的情感包圍我；淹沒我，我甚至於連一點呼吸的自由也沒有了。

我的屋前原有兩扇窗的，可是我不能打開，隨時都有嗆人的炊烟鑽進來，到夏天，還有一股不能耐的熱氣。

我有往返踱步的習慣，爲了不驚擾別人，我常是換一雙軟底鞋；可是這樣也不能使我的樓下隣居滿意，就用極粗暴的聲音從下面頂上來：

「不要走了，煩死人！」

我就眞像孩子一般地聽話坐到椅子上或是躺到床上，可是底下跟着又叫起來一句：

「聽見沒有，要你不要走？」

聲音還是從我的下邊鑽上來，可是這時候我纔聽到原來是隔壁的女看護在「咯——咯——咯——」那我怎麼辦呢？我當然是無從負責的。爲了不願

意聽這兩種聲音，我就用被蒙了頭。

可是我不能入睡。夜是深了，春二月間，田野中的靑蛙已經隱約可聞了。市聲沉寂下去了，人們都已安睡，他們應該得着精神的休憩。可是那又是誰呢，在夢中大聲傷慟地哭起來？更是誰呢又在夢中高聲歡笑？在這麼靜謐的境况中，還有幸和不幸來擾亂他們的安眠麼？

我，我可是可憐的人，隔壁的「咯——咯——咯」漸漸由地板上昇到我的頭腦上，地脂直在踏着我的神經。我感到一陣昏亂，頓然間好像眼前的世界縮小了，不，是我自已縮小了，一直失去了我的存在。

一九四一，二月廿六日幺店子

窗

在記憶中，窗應該是靈魂上輝耀的點綴。可是當我幼年的時節，像是有些不同，我們當然不是生活在無窗的暗室裏，那窗口也大着呢，但是隔着鐵欄，在鐵欄之外還是木條釘起扇樣的護窗板，不但擋住大野的景物，連太陽也遮住了。那時我們是正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眞是像監牢一般地把我們關在裏邊，頑皮的孩子只有蹲在地上仰起頭來纔看到外邊！——那不過是一線青天而已！那時我們那麽高興地聽着窗外的市聲，甚至還回答窗外人的語言；可是那無情的木板擋住了一切，我們既看不出去，別人也看不進來。

就是在這情形之下，我們長着長着，……

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五光十色使我們的眼睛暈眩了，一時張不開來，

膽小的便又逃避般地跳回那間木屋裏，情願把自己關在那一無所見的陋室中，可是我們這些野生野長的孩子們，就做了一名勇敢的闖入者，終於衝到紛雜的人世中去了，憑着那股勇氣，不顧一己的傷痛，畢竟能看了，能聽了，也能說了。於是當我們再踱入那無窗的，遮住了窗的屋子裏，我們就感覺到死一般的窒悶了。

最使我喜悅的當然是能登立在高高的山頂，極目四望，那山呵河呵的無非是小丘和細流，一切都收入眼底，整個的心胸全都敞開了，也還不能收容那廣闊的天地，一聲高嘯，樹葉的灘都爲那聲音輕輕推動，剎時間，雲湧霧濛，自己整個消失在白茫茫之中了，可是我並不慌張，還清楚地知道，仍是峭拔地站在峭崒之上。

可是實生活却把我們安排在蠢蠢的人世裏，我們不能超俗拔塵地活在雲端，我們也只好是那些蠕蠕動着的人類之一，即使不想去觸犯別人，別人也

要來搆你的。用眼睛相瞪，用鼻子相哼，用嘴相斥——幾乎都要到了用嘴相咬嚙的地步了。

於是當我過了煩惱的一日，便走回我的房子，這時，一切該安靜下來，爲着從窗口瀉進來的一片月光，我不忍開燈，便靜靜地坐到窗前，看看遠近的山樹，還有那日夜湍流的白花花的江水，若是一個無月夜呢，星星像智慧的種子，每一顆都向我閃着，好像都要躍入我靈魂的深處，我很忙碌地把它們迎入我的心胸。

每一個早晨，當我被夢煩苦夠了，纔一醒來，就伸手推開當頭的窗，一股清新的氣流隨卽淌進來了，於是我用手臂支着頭，看出去，看到那被露水洗過的翠綠的葉子，還有那垂在葉尖的滚圓的水珠，鳴囀的鳥雀不但穿碎了那片陽光，還把水珠撞擊下來，紛紛如雨似地落下去呢！也許有一隻莽撞的鳥，從那不會關閉的窗口飛了進來，於是帶來那份自然的生氣，它在我那屋

頂上圍飛，終於有點慌張了，幾次碰到壁角或是紛頂上，我雖然很爲它就一份心，可是我也不能指引它一條路再回到那大自然的天地中。我的眼和心也爲它匆忙着，它沒有那份智巧，朝着流瀉光亮的所在飛去，於是它又穿行在藍天綠樹的空間了。我再聽不到那急促的鳴叫，有的是那高囀低鳴的萬千種鳥底聲音，我那底歡喜聽，可是我看不見，我只知道少數的幾種名字。還有那揉合了多少種的花草的香氣，也儘自從窗口湧流進來，是的，我不能再那麼懶睡在床上了，我霍地跳起來，也投身到窗外自由的世界中！

我知道人類是怎樣愛好自然，愛好自由的天地，我還記得，當着病痛使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給醫生的時候，我像一隻羊似地半躺在手術抬上，更大的疼痛使我忘記我的病痛了，額間的汗珠不斷地漲起來，左手抓着右手，我閉緊嘴，我聽到刀剪在我的皮肉上剪割的聲音，我那半呆的眼，却定定地望着迎面的大窗，花開了，葉子也綠了，白雲無羈絆地飄着，「唉唉，」我心裏

叫着：「我為什麼不是那隻在枝上跳躍的小鳥呢？那我就不必受這些苦痛了！」

我漸漸也懂得那些被囚禁的信徒們的心，看到從那高高的窗口透進的一柱陽光，便合掌跪在地上，虔誠地以為那就是救主的靈應，大神的光輝，好像那受難的靈魂，便由此而得救似的。是的，他們已經被殘暴的羅馬君主拘捕了，把一些不該得的罪名全都堆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中的一些，早被丟給那兇猛的獅虎，他們只是生活在黑暗潮濕之中，忍住啜泣，淚淌到自己的心裏，忽然那光降臨了，也許突然間使他們睜不開眼，可是那只是剎那間的事，那是光呵，那是不死的希望呵，那是萬能的上帝呵，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劃着十字跪下去了，求神來接受他們那些純潔的靈魂吧，他們深知，那被照亮了的靈魂，該永遠也不會走上歧途，縱然他們明天也要追隨他們同伴的路，丟給那些野獸，或是再加以更慘酷的刑罰，可是他們已經沒有畏懼了，他

們已經得到整個的拯救。他們把幸福交付給未來的天國，人間的痛苦早不附麗在他們的上了，他們眼睛一直望着遙遠的所在，追隨着光明向遠飛去。

可是我并不曾得到拯救，我只有一顆不安定的心。我為每日的工作把背坐彎了，眼看花了：可是我還是在不安寧之中。當我抬起頭來，我却得着解放。迎着我的那個窗口彷彿是一個自然的鏡框，於是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的心又舒展開了。我的眼又明亮起來。我把窗外的景物裝在我自然的鏡框中。我搖動我的頭部，因為我具有一份匠心，想把最好的景物裝在那中間。我知道藍天不可太多，也不能都被山撐滿，綠色固然象徵青春，可是一派樹木也顯得非常單調，終於我不得不站起來，於是蜿蜒的公路和日夜湍流的江也收在眼底了。我好好安排，在那暗黑的屋頂的上面有輕盈的炊烟，在那一片綠樹之中，雖然沒有花朵的點綴，却有經霜的烏桕：呆板的大山，却被一抹夢幻般的雲霧攔腰圍住，江水碧了，正好這時候沒有汽車飛馳，公路只是

沉靜地躺在那里，夕陽又把這些景物罩上一層金光，使它更柔和，更幽美，……我更看到了，在那小橋的邊上，還有一株早開的桃花，這還是冬天呢，想不到溫暖的風卻吹綻了一樹紅桃。

跟着我像有所觸悟似地打了一個寒戰，我就急遽地搖了那株桃花，因爲我分明記得，在一個寒冷的早晨，我看到一些人埋葬他們凍死的同伴，就是在那株樹下，他們挖了一個坑，那三個死去的人，竟完全和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一樣，精光光的，被丟到那個坟里去了。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聲聽得見的嘆息，那正是一個極冷的天，嚴霜把屋頂蓋白了，樹木變成淡綠的顏色，江水好像油一般地凝住了，芭蕉已經轉成枯黑，死沉沉地垂萎下來！

……

如今，水綠了，活潑地流着，枯死的芭蕉又冒出尖細的長葉，那些被埋在地下的人，卻使那棵樹早着了無數朵紅花！想像着它也該早結成纍纍的果

實，飽孕着血一般的汁液的果實，我不忍喫，我也不忍看，我已經念遽地把它拋在我那自然的鏡框之外了。

可是現在，我那自然的鏡框只有一片黑暗，因爲這正是夜晚，我已經伏案許久了，跳動的燈火使我的眼睛酸痛，我就放下筆，推開了窗，正是月半。該有一幅清明的夜景，不料烏雲障住了整個的天，凡是發光的全都隱晦了，我萬分失望，不愉快地搖着頭，當我的頭偏過去，我突然看到在那不注意的高角上，有一點紅紅的野火，那是燒在山頂上，却也映在水面。紅茸茸的一團，高高地頂在峯尖，它好像不是摧毀萬物的火，也不是博得美人一笑而使諸侯憤怒的火，也不是使羅馬城化成灰燼，而引起暴君尼羅王的詩興的火：它是那個普洛米修士從大神宙斯那裏偷來送給人間的，它是那把光明撒給大地的……

我儘顧書寫，當我再抬起頭來，那火已經好像點在嶺巔的一排明燈，使

黑暗的天地頓時輝耀起來了。

紅燭

爲了裝點這悽清的除夕，友人從市集上買來一對紅燭。

劃一根火柴，便點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開了黑暗，還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陰暗的網。

在跳躍的火焰中，我們互望着那照映得紅紅的臉，只是由于這光亮啊，心也感到溫暖了。

可是戶外赤裸着的大野，忍受着近日來的寒冷，忍受那無情的凍雨，也忍受那在地上滾着的風，還忍受着黑夜的重壓，…………它沉默着，沒有一點音響，像那個神話中受難的巨人。

紅燭仍在燃着，它的光愈來愈大了，它獨自忍着那煎熬的苦痛，使自身

遇到滅亡的刼數，却把光亮照着人間。我們用幸福的眼互望着，雖然我們不像孩子那樣在光亮中自由地跳躍，可是我們的心是那麼歡愉。它使我們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風雨，還忘記了黑夜；它只把我們領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時代，那天真無邪的日子，用樸質的心來愛別人，也用那純真的心來憎恨。用孩子的心想來織造理想的世界，爲什麼有虎狼一般的爪牙呢？爲什麼有那一雙血紅的眼睛呢？爲什麼有鮮血和死亡呢？大人們難說不能相愛着活下去麼？

可是突然，不知道是那里的一陣風，吹熄了那一對燃着的紅燭。被這不幸的意外所襲擊，記憶中的孩子的夢消失了，我和朋友都噤然無聲，只是緊緊地握着手。黑暗又充滿了這間屋子，那風還不斷地吹進來，斜吹的寒雨彷彿也有一點兩點落在我的臉上和手上。懷惶的心情蓋住我，我還是凝視着那餘燼的微光，終於它也無聲地沉在黑暗中了。

我們還是靜靜地坐着，眼前只是一片黑，怎麼樣還能想得到那一對輝煌的紅燭呢？怎麼樣還能想得到那溫煦的火亮呢？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消失了，我們只是靜靜地坐着。

於是我又想到原來我們是住在荒涼的大野啊，望出去重疊着的是近山和遠山，那幽暗的深谷像藏着莫測的詭祕，那猙獰的樹林也是無日無夜地窺伺着我們這裏，日間可行人，夜裏也難得有一個火亮的，我們原來是把自己丟在這個寂寞所在，而今我們又被無情的寒風丟在黑暗之中。……………

我們還只是堅強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難說這黑夜眞是無盡的麼？不是再沒有雨絲吹進來了麼？不是瓦上簷間的淅瀝的雨底低語已經停止了麼？風是更大了，林樹在呼號着，可是它正可以吹散那一天烏雲，等着夜蝕盡了，一個大紅的太陽不是可期的麼？

「是，太陽總要出來的，黑夜還是要消失的！」

我暗自料着，於是不再顧惜那一對燒了的紅燭，只是懷了滿胸的熱望在等待着新出的太陽。

雪

「：……還是臘月天，桃花却已開了，乍看到那一叢叢深紅淺紅，還以爲是另一種冬日的花樹，待走近了，果眞是伴着春天的豔桃，其實燠熱的天時也告訴我那眞的是春天了，溪水漲着，河邊的垂柳柔軟地掛着，被煖風吹得打縐的水面，——可是人們還正在忙碌着過舊曆的新年呢！

汗淌下來了；早臨的季候使人們有點失措，中午的時分，太陽高高地掛着，簡直有初夏的那份灸熱，「唉唉，眞是到了夏天可怎麼辦呵！」像這樣想着的怕不只我一個人。

一切都不必憂慮，陡地起了一夜寒風，把我們住的那座小樓好像丟到海裏一般，門窗開了，四壁和屋頂都簌簌地響着，整個的樓都在抖着。驚惶地

起來，不知怎麼樣纔好，星月早被烏雲遮蓋住了，四圍也沒有一點火光，我們眞像孤獨的航船，遇到惡劣的氣候，知道危險包着我們，可是我們無能爲力，林間的宿鳥驚鳴，山中的野物慌奔，淒慘的啼叫增重我們的恐懼，可是我們只知坐在那裏，先還警戒地張望着，過後倦意壓到身上來，便又自然而然地倒在床上，任憑那風聲雨聲，化成了夢中的滔天白浪——彷彿到了極寒冷的極圈，波浪都是凝固透明的，當着兩個相碰的時節，便清脆地響着，散了滿目的燦爛冰花！……

原來天已亮了，一陣風又吹開床頭的窗，不曾蓋嚴密的棉被溜進去一股寒風，天是眞的冷起來了，我倉卒地關好門窗，又鑽進溫暖的被裏，朦朦朧地過了一刻，再張開眼，使我更留戀地不肯起身了，可是我要起來，猛地一下我就跳入了冰涼的大氣裏，冷確是冷的，可是我並不爲它嚇倒。

「這纔像冬天？」我的心裏總是這麼想着，於是那冷落了許久的小泥爐

，又撓起龍龍的紅茶，我不想出去，為我厭煩的是那綿綿無止的冷雨。順着勢，斜吹橫打，就是張了傘也要弄得遍身濕淋淋的，在遙遠的北方，雨和冬天原是有着極遙遠的距離。

可是什麼落在我的屋瓦上細碎地響着呢？什麼像是輕飄飄地落在大地上發出微細的聲音呢？我放下為你寫信的筆，站起身來，推開迎面的窗，——呀，一片白色已經鋪上對溪的屋脊上了，在我的視野裏那白色的片絮兀目紛亂地墜着，那不是迷濛宇宙的霧，那不是凋零萬物的霜，那是雪，是雪！——

我簡直高興地叫出來了，我不再伏案疾書，我站起來，深深地吸着那清冷的空氣，頓時感覺到非常暢快。我貪婪地望着它，從那灰濛濛的天空一直落到地面結冰的地方立刻溶解了，高處却增厚了白色，它對我是熟諗的，可是我們已經闊別了幾年，誰知道是哪一點因緣我們會在這溫暖的南方相遇，

我妄想掬一把，伸出我的手去，可是立刻它就不存在了，只是點點的水，沁入肌膚，於是我大踏步地走出來了，讓它自由自在地推積在我的髮上和肩上吧，我但不得要雪片飛入我的心胸，使他溶去或是淨化我那被憂煩與憤懣所腐蝕的心，讓我回到往昔的日子裏吧，人們那麼和善相愛地活着，一面抵擋着作亂的魔鬼，一面反抗那雲山間的大神。

突地我想起來了，我不能徘徊終日，我該在泥雪中跋涉我的旅程。於是我加了一件寒衣，翼的上在路上了，路可是泥濘的，他已經失去了平日的光滑，細石和黃泥攪在一起，牛吸住我每一步向前的脚，笨重的衣履又壓往我的身手，纔自走了短短的一節，額間的汗就涔涔地滲出來了，我也感覺到一點疲憊，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喘一口氣，拭去要淌下來的汗水，我抬頭一望，戴雪的高山好像慈和地熱望着我，飄飛的雪花在引着我，不可見的路向極點在相招，我怎麼應該停下來呢，縱然路是艱苦的，我也要向前——於是我緊了

緊鞋，脫下一件外衣放在肩頭，我要又努力走向前去了。」

那封寫給友人的信，是當我走到出城的那一個夜晚繼續寫下去的：

「……我很困倦了，可是我也很高興，畢竟我還是到了我要到的地方。雪送了我一程，泥濘滑了我一路，可是我並沒有跌倒，也不覺得灰頹，當我走在城中的石板路上，我的心都笑起來了，我的鞋上全是泥，我的褲腳也沾污了，也許那些城裏人會笑着我這個趕路客，可是他們不知道我走過這樣的一段路，今天我停歇下來了，明天自有明天的旅途等待我，我不懼怕，我想我能如何，我相信我自己，我想你也相信我的……」我就這樣結束了寫給友人的短簡，我的心全被愉快充滿了，當我放下筆，又推開窗，積雪的光輝照亮了天地，不斷地飄着的雪把黑夜也沖淡了，我是那麼高興，竟自呆了般地凝望着無聲地落下的雪花。——不，它是有聲的，可是它不會驚醒任何一個睡着的生物。

我的房東

自從我的妻和我那不足四月的嬰兒從我的身邊飛走了之後，我就像一片在風中飄着的落葉，不由自主地隨東隨西了。我沒有一個可以叫做家的地方，我又重復過着獨身者的日子；我是一無羈絆，也一無依恃，遇到大風大雨，那就是我的苦難的來臨。我像一個托缽僧似地終日游行，在溫煖的友情之傍做一個多餘的贅疣；終於連我自己也厭煩自己了，我便下一個決心；好好地爲自己找一個食宿處。

那也許是我的幸運，有一天我正駐足在一爿破爛的門樓前細心讀着那紅色的召租告白紙，一個端着白銅水烟袋的中年紳士用極和藹的語調把我的注意引向了他，他說着：

「先生，你是不是看房子？」

「啊，是的，是的。」

我急忙答應，因爲極力想克服我那迂腐的窮書生氣。這下我才看到那原來是一位極體面的紳士，圓胖的臉，冒着紅光，身材不大高；可是卻像一座小山似地站在我的面前。立刻我就覺得一點不襯和，因爲他餵養得那麼好，軟的門樓簡直就可以被一陣風吹倒似的。

「你裏邊坐，難得，難得我們眞是有緣分的！」

他說過，就張開大嘴哈哈地笑了一陣，那眞可以說是聲震屋瓦的，因爲在陽光的照耀之下，我分明看見門樓上的灰塵簌簌地落下，有的落到地上，有的就落進他那大張着的嘴裏。

我反倒有些窘住了，不知道是舉足好還是停步好，一隻兇惡的大狗又朝

水地在它的主人身邊轉。

「還是我先走吧，在前面帶個路。」

他就搖幌着那矮胖的身軀走在前面，我也只好隨在他的後面。

走進門，在破敗的房屋之中，照例是兩具沒有漆的棺木，這真給我一種不好的印象。無論如何，我還不預備把我自己放在些活死人的中間，房子又這麼壞，我都想得到，天若是落大雨，房裏也會落小雨的；可是我也不能抽身跑掉，那樣我想，即使人不會追來，那隻狗也會追上我的。

再跨進一道門，轉一個小灣，我的眼睛好像被一種幻景攝住了，全都是新的，在陽光之下，那富麗的顏色簡直使我的眼睛都睜不開。要不是我極力忍住，我都要叫出了聲，那主人又那麼豪爽好客，我又全部降服，所以一切很快就停當了。我有一間朝南的房子，前後兩面窗，後面是一窗綠竹，前面是一窗陽光，（那當然要在出太陽的日子才有）而且我還可以在他家喫飯，有

的時候；還能搬到我自己的房裏。至於錢呢，說一句良心話，實在是少極了，少極了！

我就是這樣把自己安頓下來，日裏我到辦公室去對着十個枯燥的阿剌伯數字，到晚上我就抽一支烟，像一個國王一樣。（我的國度當然只是我那間屋子）有的時候我的房東和我談天，不過一到八點鐘他一定就張開那河馬般的大嘴打呵欠，不是他向我告辭，就是我向他告辭；可是我總聽得到他那模糊不淸的字眼：

「噢，噢，到了時候就熬不住，哈……」

我還不等他說，「明天見」就離開他的房子，或是他跨出了我的房門，把末後的幾個字留在陰黑的夜色之中。

於是，幾個的院子，就沉靜下來了，除開狗的鳴吠，和江水的喘流之外

，一切的聲音都沒有了。不久，我也就把我自己舒適地交給我的床鋪了。

後來在我給朋友的信中，我曾這樣地描敍着我的房東：

「——他眞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人，他有三個太太，八個孩子，他和朋友們不斷地來往。他以前是一個軍官，近來好像在煤炭上發了財，我本來不知道，因爲鎮上挑下來的煤末的面上，總有白粉灑的他的名字。他喜歡交接名士，好買古玩，喜歡捐款，大碗喝酒，大塊喫肉，他又歡喜談天，懂得的談，不懂得的也談，他倒並不是自詡多才，不過不願意別人小覷了他。

他的天性還是善良的，他的大笑沒有一點要壓服人的意思，不過顯出他那使用不盡的精力而已。

我很滿足，尤其是每晚過了八點鐘，那簡直就是我自己的天地。可恨那遇到扣薪的規定，我也只能逍遙一小時就上床去睡，於是把那恬適靜謐的天地，不得不交給黑夜了……」

但是使我不解的是破爛的門樓，他既不想拆除，也不想加以修葺，被我問到了的時候，他就說：

「那動不得，動不得，有關風水，先前我們的先父在世，就囑咐過我們，說：「那是我們發跡的命脈，不得動」，當時我們弟兄也是八個，我是老三，他們都死了，只有一個老七在外邊，不得回來。」

「原來還有一位弟兄。」

「是的，是的，——」他跟着有一點窘似的說着；他還是民國二十七年出川的，至今不得回來，他的家小我還養着，就是有時候給你先生送飯的。」

「噢，我還不知道，眞對不起，——」

可是他的臉卻像潑上了猪血似地那樣紅，他一不小心，把抽水烟的火捻送到托着烟袋的手上。

他楞了一下，又無緣無故地笑起來。我才想起來；他只有對那個婦人性

情很暴躁，我原先還以爲是他的僕人，彷彿他帶了兩個孩子住在前院的破爛的房子裏。可是我不大看得見，他們一直躲在房裏，彷彿我曾覺得在這米糧高貴的時候他還肯養僕人的兩個孩子是一種難得的慷慨。

「你們怕是早就分了家的吧？」

「早分了，不過老七不大務正，他又不在家裏，做哥哥的不得不負責招呼他的家小，——照理說，照理說，——」

他並沒有說出來那個理該是怎麼樣，可是又過了些天，正是星期日的早晨，天又下着雨，我還懶在床上，就爲那雄猛的吼聲驚起來了。

「看老子打死你這龜兒子！」

我急急披衣起來，隔窗就看到那一羣混戰的人，我的房東在打一個瘦弱的漢子，他的三位太太對付那個可憐的婦人，他的八個兒子把那兩個孩子在地上拖。我眞忍不住了，勸解都無用，就先去解救下那個婦人和那兩個孩子，

，替他們挨了幾下毒打，把她們送到門外，那隻狗還隨時衝來想咬兩人，被我狠命地給了那畜生一腳，然後我又去解救那個漢子。我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人了，從那婦人和孩子們的哭泣中更證實了我的猜想，因為無法解得開，我就用力給了我的房東一拳，在他一怔的時候，我就把那個嘴角流血的漢子拉走了。

到了大門，我的房東還追出來，他瞪着那對圓眼睛，我就推着那幾個哭泣的男女朝街上走了。

「好，你們這些東西，從此不得上我的門，你打得老子好，怕你們認不得我！」

他的餘音送着我們，我簡直是莫明其妙地又失去了我的好房東，陪伴着這悲哀的一事，我一心盤算着怎麼把我的行李和什麼再從他的手裏拿出來[illegible]

[illegible]卅年二月[illegible]

沉默的旅車

風雨吹打了七天，到我上路的那個淸早，田間的泥水灌滿了我的鞋，冲毀的山徑斷了我的路，橫風斜雨淋濕了我那不能被油傘遮蓋的衣裳，倉皇驚險又使我冒着大汗；我是上下裏外都濕了，我的心還在不停的跳着。當我跨上了那輛舒適的旅車，把我那疲憊的身軀交付給那柔軟的椅墊和靠背，聽着馬達的怒吼，覺出來那車已經開動，我那忐忑的心纔靜下來，把一個惜別的笑容留給送我的人，就任那些景物迅速地退到後面去。

我早就厭惡這個城了，可是在卽將離去的時候卻又生了依戀之情，我貪婪地望着窗外的那一條雨霧山水，恰像米氏的一卷長幅，無盡地伸展過去，那是樹，那是山峯，那是迷漫的天野，在乳白的上面覆着，一片翠綠，在蒼

碧的叢樹間又是一抹素綃，……突然這急轉的景物，在我的眼前靜止了，我的神收回來，才知道這輛車在路邊戛然地停了。

「唉，唉，才走出來五公里呵！」

一個長着大鬍子的旅客拖長了悲哀的語音這樣說着。

「沒有事，只是喇叭不響了。」

那個年青力壯的司機很樂觀地說着，隨後就跳到車下去打開那個鐵蓋。

「我早就聽那聲音不對，像傷風似的……」另一個穿中山裝的這樣說，隨着就很悠閒的拿起一本「西風」看。

外面還在落着雨，司機弄了五分鐘，便拉下車蓋走過來，還沒有等他坐定，大家異口同音地說：

「修好了麼？」

這本來是一句多餘的問話，卻得着一句想不到的回答：

「沒有修好。」

「那可開不得呀，危險得很！」

這又是那個長鬍子旅客的話，可是那個司機顯然沒有注意他的話，已經在發動馬達準備走了，這可惹惱了那位看「西風」的乘客，他把書一丟，猛然地站起來，好像要撲到司機的身上似的怒吼着：

「你怎麼，你拿我們這些國家人材的生命做兒戲！」

「好！那我們不用走了。」

那個司機又毫無其事地把馬達關了，掏出一根烟來點着。

「你怎麼，你想把我們放在這里，就誤國家大事麼？——你簡直是漢奸！」

「先生，你為什麼要駡人，我們司機的就是當漢奸也為害不大。」

「算了吧，算了吧，想個好法子，這樣吵也不是事，——」

還是別人的聲音。

「這又不是我的事，我還不明白這一段路？自從抗戰以來我就爲公家服務，從來也沒有出過岔子，再走八公里就是修理站，二十分鐘就可以修好，還有得了什麼危險，想不到這就算漢奸？……」

「少說點吧，我們趕路要緊，走吧，走吧！」

果然車又走了，不到十五分鐘它又停下來，這時那輛車連同二十一個乘客都停在修理廠了。

司機轉眼不見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工匠起始修理，大約過了十幾分鐘，他揚着那張汚穢的臉，請乘客按一下試試。可是連響聲都沒有，他縐縐眉，抹抹汗就又跑了。

「你看，那個司機還不是漢奸？他把我們放在這裏，他連影子都不見了。我是公事呀，他誤了我的事那他可沒有好處！」

那個公務員樣子的人又咕嚕着，可是沒有人附和他，因爲我們那些老百姓不便張口就駡人漢奸。他自己就又端起那本「西風」。

又是一個大工匠來了，他弄了一會，敲了一會，那個喇叭真就響了。全車的人都覺得爽快，就不斷地要它響，把那個司機賊出來，於是我們的旅車就又繼續我們的旅程。

車愉快地走着，山在我的右邊，水在我的左邊，斜飛的雨絲飄在空中。人們都覺得很滿意了，閉着嘴，閉着眼睛，諦聽在山谷中可愛地叫着的喇叭。我是一個好張望不好說話的旅客，我東看西看，有時還得留意我身傍那個熱躁的青年人時常側過來的爛泥一般的身軀。我正在想不通那個不平的河床，上下有五尺高的瀑布，怎麼還會有航船往來；突然有個人大叫：

「不好，什麼燒起來了，臭橡皮味。」

「停車，停車！」

在大家一致的嚷叫之下，那輛車陡地停了，沒有睡覺的身子一擺，睡着地把前額交付給前面的椅背，彭地一聲醒了，司機的又是很敏捷地跳下去，掀開前面那個蓋，纔發現是電綫碰到電線，燃起來了。他很熟練的揑斷電線，不再冒烟了；可是他又報告我們那個不幸的消息。

「喇叭又不響了！」

這次，人們卻沉默着，並不是把性情養好了，因爲知道爭也無益，不如還是任那個司機擺佈也好。我嘛，我也正得靜默中之趣，自從車停了之後，我的眼，就向前望，擋住我的視線的是一顆長滿了大小瘡疤的肥大的腦袋，幾條紋路，幾個坑窩，還有幾個小肉疣，那份兇惡的形狀正合他的身份，因爲開車的時候，他曾向憲兵說他是□□□的工作人員。

車又在走了，好在不遠又是一個修理站，這次那個司機早就和我們說好，修車的時候我們可以去吃飯，免得等起來心焦。看情形這一次他是下了决

心把它徹底修好的。

其實我倒覺得無所謂的，沒有喇叭的喧嘩，我正可以靜聽鳥語水流，我既不能有那份清福在車上睡覺，又無法靜思學問人生之道，——而且我還得時常記住我是一個「學而無路則商，」我的身分證明是屬於一個半官半商的機關。一切都還可以遮過人的眼目，也許我的那份悠閒不大合我的假身分。我也一點也不急着趕路，吃過了飯，我還在那裏喫茶，別的乘客就不同了，有的埋怨，有的暴跳，可是那位國家的人材，卻一手很有趣地捧着「西風」細讀，一手抓着自己的脚。

遠遠聽見喇叭叫了，我們就像是聽見娘喚孩兒似地，急匆匆地跑去了，可是當我走到的時候，修理還沒有全完，司機也還不在，喇叭原來是心急的乘客按的。

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上路了，我們起始爬一座小山，當着轉灣的時候，司

機大約多按了兩下，它一氣又不響了，司機爽性也不再按它。就是那麼一言不發地東彎西彎，在山谷中盤旋。還是一個不曾睡着的好事的旅客問了一聲，司機纔答着：

「可不是麼，早就不響了，不要緊，明天爬大山纔重要，今天到了宿站再好好修理一下。」

旅車的沉默，對於我們不過是存在着可能的危險而已，如果不出事，還沒有什麼影響的，一路上卻惹得雞呵狗呵的，驚飛狂跑，担米的鄉下人落了挑子，趕場的女人跑掉了鞋。原因是還沒有聽到聲音，這個怪物已經來到身邊了，那些生物們就不得不張慌逃避，只是當迎面有車來了，在這荒寂的路上該有一個熱烈的招浮，我們這個啞了的車只能避開一點，一聲也不響，好像有些失禮似的。

纔過中午，我們就到了宿站，其實我們還該走一段，司機有他的充分理

由，我們就不得不在那個小鎮上消磨一個下午和一夜了。我倒眞是無所謂的，雖然在趕路，我的心卻彷徨在中途，我離開那個生厭的城，那裏面卻住着我的一些親人；我奔向一個陌生的所在，那也沒有什麼值得我鼓舞的對象。我的生存原也只是一種苦辛，我只是一個苦作的人，我的身心永遠和安樂有極大的距離。旅途中我倒可以忘卻一切，我記得我是在走路，——在行旅中彷彿我還可以得到一點休養。

很早我就上牀睡了，依照我的習慣我面壁而臥。誰想到那燻黃了的壁紙上歪歪斜斜地寫滿了欠通的詩句，我轉了一個身，驚走一隻偷油的老鼠。

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趕去上車了。那輛車靜靜地停在那裏，它那蒙塵的車身披一夜的寒露沖出本來的綠色。每個人都想到今天要走一天險路，愛勝過恨，一位軍官還像撫摸他的良駒似的用手拍着車身。這時候正在上汽油，那個軍官趕過去搶了一把擦着軍裝上的油漬，隨着他就自語的說：

「唉，糟了，這是代汽油！」

不管是汽油或是代汽油，總之，它能把我們送到別處去，我們很滿意的跨上車，那輛車也就很傲岸地衝出了那小小的停站。

果然一匹大山迎在我們的面前了。我們的車毫不遲疑地便奔向前去，雖然馬力大，氣勢足，遇見那陡坡也只是像一輛牛車那樣迂緩地爬着。上了一個坡又是一個坡，過了一個灣又是一個灣；向上望是無盡的山路，向下看是螺絲紋般的盤道。

山谷原來是寂靜的，馬達和喇叭提醒了它，那聲音迴盪着，撞擊着，羣山彷彿引來一份鬧市的囂喧。我時常警惕地想着：「如果它多爬一步呢，如果它少爬一步呢？」於是我望着崖下，那裏不還有一輛破爛的車身，一株不知名的開着小紅花的植物還從它那隙縫中鑽了出來。

還沒有爬到山頂，那個喇叭又不響了，這可怎麼辦呢？斜坡上停車是困

難的，而且也沒有好處，回去的路和向前的路也差不多，再說好容易爬到這麼高了，再下去，必須得重來一次，那個司機不管乘客們的吆嚷，抽完了一根烟，像一賭氣似地說：「走吧！」

明明知道這不是一件妥當的事，可是也無法反對，但是從此這四十四隻眼就瞪得溜圓的了。有喇叭的時候，它隨時可以超越笨重的貨車，只要它不耐煩地叫着別人自會讓出一條路來；現在呢，它只和隨在別人的背後吃塵土，要不爽性停在路傍，等揚起的塵土平靜下去，再走那孤獨的路。但是誰知道在路的轉角處會遇得見什麼呢？猛可地一輛滑下坡來的車，幾乎要相撞了幾擦身而過，這時候就每個人很自然地冒了一身大汗。

「唉，唉，真險，我的這條老命呵！」

只有那個帶鬍子的旅客還有這份餘裕來發出他的嘆息，此外，再也沒有人說話了。可是我猜得出，每個人的心都非常迅速地跳着，有的人緊緊地抓了

前面的椅背，有的人一遇見驚險就把手掊着眼睛，有的人不斷地用手絹來抹頭上的汗。……我呢，我的心也在想，我想如果要是出事死了，那我可寃極了。

到了山頂，車停止了，司機走下去，鬆鬆手脚，拭去滿臉的大汗，山風帶來的是寒冷，我們再朝來路一看，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那個沉默的旅車走過這樣的路面不出事也該算是一種奇蹟了。

「前面就好了，下坡路。」

司機掏出一口烟來，很高興地說。

「下坡可更要留心，出事總在下坡，千萬可不要關油門。」

「先生，你放心吧，我比你還得仔細，我不能壞了我的名氣。」

「哼，壞了你的名氣，出了事連你的命也得送上，還管什麼名氣！」

一個旅客低聲地說着。

「司機，到前邊站上不管早晚都得好好修理。」

那個穿中山裝的公務員鄭重其事地說。

「唔，我還不是怕誤了您的大事？」

「難道你忘記我是一個人材了麼？」

這些話說得雖很頂真，可是一兩天來的行旅，人們已經生了一點感情，幷不像先前那樣激動了。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大家又都上了車，那輛沉默的旅車無言的把我們送下去，我們不再催他趕路了，在那個小鎮上安頓下來，那輛車只是喘着氣，它還是一聲也叫不出來。我們就各自帶着隨身的行李投奔小鎮上的旅店去。

〔一九四一，十月，六日桂林

湍急的濁流翻滾着淌過去，只是在枯水期中纔又把那不毛的沙灘從河底托上來，於是水流就被那尖角劈開了，過了這一節復又合成一股洪流向下游馳去。

用慌張的脚步人們趕來了，跨下了幾百級石階，去渡過一條水，便又得用那慌張的脚步跑進那座蓆棚，守在那裏的還只是一些冷淸的木椅，總使那樣一個趕來的人放了心，喘一口氣，大汗就直冒出來了，用手絹擦着，——冒着，擦着……

一船，一船又一船，把那些焦急的旅客，惜別的送行人，滿灑的關員，情感麻木了的航空站辦事員，還有那些無喜無憂終日接貨送人的幹員……全

都送過來了，這時候，那個火辣辣的太陽也被送到天上來了。

人多了，嘈成一片，連那辦事員也縐起了眉頭，咕嚕着：「從香港來，從仰光來，從桂林來，從成都來，從蘭州來，從昆明來——到香港去，到仰光去，到桂林去，到成都去，到蘭州去，到昆明去。」一陣颱風，把這些航期都聚到一天了。人已經滿了，可是人們還是不斷一船一船地裝過來。

掛在那個肥胖商人手臂上的是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她有一張姣好的臉，却有那麼瘦的一條身子和兩根手臂！前後左右都是人簇擁着，他們自然有座位，自然有好茶，過不久之後，她那塗了深紅唇膏的嘴自然地在吞着一塊含着鮮血的牛排。

那邊，到香港去的在過磅了。不辭炎熱，連秋日的大衣也披在身上，衣袋裏還塞了兩本書，行李已經磅過了，放在木架上，於是就開始檢查：違禁品、鈔票、貨物、文字、書籍，……還要像對犯人似地再三把眼睛從相片上

移到臉上，再由臉上移回去。

這一批客人完了，正待結束，突然又趕來一個黑矮的胖子。他戴了一副眼睛，那麽大聲地喊着：

「我也是到香港去，我也是到香港去！」

對於這個最後的客人，大家像故意似地多給他一點麻煩。先是那個看磅的人不給他好氣，過後那個海關關員就應用他最詳細的檢查，——那個倉皇的旅客，毛手毛脚的一面在擦汗一面在應付，那個關員還故做禮貌地向他說：

「我可以把你的箱底撬開麽！」

幷沒有等他的回答，他的箱子底層已經被敲開了，看見一無所有，纔表示滿意地點了點頭。

那個旅客可忙壞了，他不斷地擦着汗，不斷地說着話，而且他的脚隨時

都想拔步跑去，——那位檢查員却細心起來了，他不放過他的每張册頁，每面日記，那個旅客要笑不笑地咧着他的嘴，他的心裏一定以爲旅客已經上去了，馬達已經發動了，所以當那個檢查員把手一揮，他就迅速地踏上箱子，轉過身就跑，不提防身後的行李，絆住他的脚，整整把他的頭送到地上，脚向着天，他趕忙爬起來，喘着氣，拭着汗和淚（他的身體和他的年齡都不該摔那麼一個大觔斗的。）又倉卒地向機場跑。沒有人攔阻他，沒有人告訴他一句，一直到他在白花花的機場上轉了一圈又回來，那個收票員纔擦去眼睛上笑出的淚水，那麼悠閒地和他說：

「先生，飛機還沒有到呢！」

這纔使他的心放下來，也許他還以爲那架飛機丟下他飛去了！他還是喘着，張合着嘴，像出水的鱖魚，他想把自己安頓在一個座位上：所有的坐位上又都是人，那邊有一個空椅子，他坐上去，那個椅子就散下來了。

這場哄笑并沒有繼續好久，天空的機聲引去他們的注意，他又要跑，一個報告的聲音止住他，他知道這個飛機雖是從香港來，還要飛到成都去。許多人跑到棚邊仰視那個打着旋的飛機，一個大聲談笑的人趕緊穿上他的制服，（連長褲也是纔套上去的，）他不慌張，臨了他還喝了一口茶。當着飛機已經從跑道上過去的時節，他纔緩步的走出去。

一塊不許入場的木牌擋不住成羣的文武官員，一羣進去了，一羣又出來了，這時在前面走着一個大官，他不時地微笑點頭，不時地又保持他那高貴的嚴肅。後面是依着階級有條不紊地跟着那羣人。

又一些人圍上來，他一搖頭一揮手，那些人只得快快地散開了。想不到那個肥胖的商人趕上去，他們像老朋友似地握着手，交換了幾句親切的談話，過後纔互祝健康和平安分手了。

大班轎已經等在外面，他坐上去，隨從的人和空着的轎子都漸行漸遠漸

小地過了河，爬到石階上去了。

那邊可出了事，不開眼的人驚奇地說着：

「這一下查着了，十二隻錶，二十支自來水筆，你看，不就在那邊麼？」

順着那呶着的嘴望過去，却是一個非常安閒，嘴裏叨着烟，穿着「鯊魚皮」(Sharkskin)衣裝的青年商人，驚訝的倒是旁觀者，他自己好像早就知道這麼一手，就毫不動情地數着鈔票，準備應繳的罰款。

「哼，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誰那麼低低地說着。

那邊，正檢查一個女客的衣箱，年青的關員把每件衣服都用鼻子嗅着，一個人取笑着說：

「這個人前生要不是一條狗，——那麼他就是今世的賈寶玉，他雖不喫殘脂剩粉，卻愛聞女人的衣裳！」

「算了吧，別人在執行職務呢，那是在分辨新衣舊衣，要是新的多了，

免不得給國家盡點義務。」

衣服倒沒有什麼，零用品可多了，那個關員一面看，一面檢在一邊，那個鼓着眼睛的女客忍不住用粵腔的國語爆發了：

「請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要上稅的。」

「我又不做生意，憑什麼要稅我？」

「你帶得太多了，——」

那個關員說着頓了頓，那下半句咽住的話彷彿是：「誰知道你做不做生意？」

「你們眞不講理，本港都許我帶過來了，——」

「哼哼，那是香港，外國人的地方，——這裏是中國，自由中國！」

那個關員輕鬆地回答着。

那個優哉游哉的關員，知道如今只有一件事情要他做，（那就是接受罰款）便很自如地把烟斗裝上那個駕駛員緻送給他的英國烟絲，叨在嘴裏，兩手插在褲袋中，全身鬆快地抖着，用剩餘的那一半嘴還在哼着一支歌調。

「哼，這種人！連一點 Good-manner 也沒有？」

她已經一面揮着烟氣，一面打開那個錢包，掏出來印着英國老頭子的花紙。

可是這邊又起了爭執，原來那個去香港的矮胖客人乘着那一陣變動找到了一個座位，想不到方才坐在那裏的人又回來了，他就是大聲談笑臨時套制服的那一位，當他動了氣的時候，他的聲音更大：

「老爺，難道你要把我吞下去麼？」

那位客人低聲下氣，十分可憐地說着。

「我憑什麼吞人？做官的算是倒了霉，連和老百姓平等的地位都沒有了，你們看，明明我的茶杯還放在這裏，他硬要佔去我的座位，天下還有這麼不說理的？」

他吼得[illegible]麼響，臉上的大汗珠一顆顆地朝下落，悶熱加上叫囂，全蓆棚裏的人都把厭惡的眼光投過去。

「我怎麼知道你要回來，我一直看你上了坡我纔坐過來。——」

這句話是像傷害了他，他更大聲地吼着：

「本來是麼，我爲職務所限，我忠於職守，我每天都得到這里來，隨時要上坡下坡，不信你去問。——」

「唉，你要我問什麼喲！——」那個旅客好像有無限的感慨似的說，「你不能夠給我留一個最後的好印象麼？這一年我住夠了，我告訴你先生說吧，三年五年我不得回來了，我受不了這些閒氣，臨走的時候我還得受這許多

欺侮，好，好，我讓你坐。……」

那一個還不滿意，一面脫制服，一面坐下來，還翻起眼珠子說：

「這也算是欺侮你！」

那個走開去的旅客聽見這句話就回過頭來搖着手：

「不算你欺侮我，算我欺侮你好了。」

這時飛機不斷地來，不斷地走，人們都被那些正事給忙住了，這小小的爭吵慢慢沉沒下去。過磅，檢查，上機，下機，檢查，放行，來往的人就像那兩股冰流似地淌着。人生中一些離聚悲喜的小小插曲，在這喧鬧的蓆棚中也不斷地搬演着。一個短小精悍的人跳到一個人的面前，那個人就驚訝地說：

「怎麼，你也走麼？」

「我不走嗎——」

「那你來送誰？」

「我來送豬玀。哈哈哈！——」自己笑了一陣纔說：「你想不到吧，我現在××公司裏做事。」

「我還當你在大學裏當職員呢。」說這話的人并不會有惋惜的意思，還頗以爲他的相識的變遷是值的欣忭的。

「大學職員！哼，那不如到我們那裏當一個聽差！你看我這身衣着像在大學裏的那付寒酸相麽？」

這樣他站遠了一步，使他的朋友看個清楚；那是生膠底皮鞋，縮口花絲襪，白嗶嘰短褲，透明的膠褲帶，箭牌襯衫，巴拿馬草帽，怕他看不出來，他的手一揮，給他看看夾在手指間的半根烟：

「我這是Camel，纔到的，你來一支吧。」

他說完掏出那個烟盒，一按，蓋開了，一支烟跳上來了；再那麽一按，

一個火燃着了。

「你怎麼樣？是送朋友吧？」

「我，跑跑香港。——」

「你也不在中學教書了？」

他還像很詫異似地說着。

「再教，連我自己的命也得送上了！——反正就是混個熱鬧，抗戰終了，再回到本行去。」

「可不是，都得圖個熱鬧。天下事盡如此，就說那個××航空公司吧，有六七條航空線纔有三架飛機。說起來是個笑話，事實却如此，不過他們工作態度倒頂眞，每次機件檢查很仔細，有一點疑問都不飛；所以他們從來也沒有出過事。」

「那就好，那就好，我剛好買的是××的票，聽說駕駛都是中國人，我

的心正在發愁呢。」

「那倒不必，老兄，如今看起來還是我們自己人可靠一點！」

那個人沉默了，想了想，換了話頭。

「怎麼要我們七點鐘來，到現在還不飛？」

「還早呢，全是爲乘客安全，要天黑的時候經過敵人佔領區，沒有警報的話，總在下午兩點鐘起飛。」

「唉，那可怎麼得了！」

那可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人來了，人走了，那個蓆棚還是黑壓壓的一片。陽光惡毒地曬着，江水潮濕地蒸着，從嘴裏冒出來的是熱氣，從毛孔鑽出來的是汗水，整個的蓆棚像架在火上，像放在熱湯裏，那位大聲說話的，已經幾次穿上脫下那套制服，如今更忍耐不住了，他敞開汗衣的扣子，露出來毛茸茸的胸口。誰說他不是完全一件辛苦的工作呢，每天他都得忍受這份

炎烤，他還不能離去，大約還有要送迎的人。

水都沒有了，每一隻杯子都是空的，人們忘記了禮貌和身分，一壺開水纔提來就犯了搶。過後，許多人捧了杯子直奔那個炎炎的火爐傍去了，還顧得了什麼，那個肥胖的商人，也虧他有那份涵養，還能伏在桌上睡着了，打着鼾；他的美人却縐着眉尖，扯開衣領，用一條淺粉色的綢帕繞在頸子那裏，她放下了那把細羅扇，拿起一把烏木黑紙扇搧着。蓮因也是熱的。

沒有一株綠草的地面，把陽光反照到沒有遮掩的蓆棚裏邊來，受着熱氣襲擊的人們，簡直是無處藏躲。正在這時候，兩個憲兵架着一個嘴角掛着白沫的青年人，誰這麼說着：

「政治犯？」

「不是，不是，——」一個職員接過去說，「他要到蘭州去，纔上飛機就發了羊角瘋。」

「唉，可惜那麼一條好漢子！」

「總是受了什麼刺激。——」

「這年月，誰沒有刺激呢？」

可是在一個冷僻的角落裏却坐着那麼一個安靜的青年人，他也是很早就來了，沒有人來送他也沒有一個相識，他只是一個陌生人，在他那卷曲的美髮之下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從他的臉上看出他的健康勇敢，剛毅和天眞。當他來的時候，他整齊地穿了兩件衣服，爲了熱他只敞開一件的衣扣。他靜靜地坐在那裏，用那無邪的眼睛望着熙攘的人羣，——高官，大賈，學士，美人……他既不怨，又不喜，他也并不感覺到自己的那份落寞。他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喝一口開水，只是有時候他像小孩子似地把一個手指送到齒間咬着，——突然自己記起來了，用閒着的那一隻手拉下去那一隻，可是過後不知不覺地又送到嘴邊去了。

一直到昆明的乘客上機了，他纔站起來，隨着人羣的後面走着，他的帽子可笑地頂在頭上，他那寬闊的肩膀和壯碩的背影如同阿波羅的雕像，只有一個職員指點着他說：

「那就是最近打落三架敵機的那個空軍，昨天臨時訂的座位，調去防守昆明空襲的。」

一九四一，十一月十二日

我坐在公路車上

我坐在公路車上，大山以它那獰惡的巉巖想嚇住我，長河以它那澈瑩的綠水想誘引我；可是我的心却那麼空，任那些都逗留在我後邊，我不動絲毫的情感。忙碌的是車的輪軸，幽靜的是我的心，——若干年的苦辛壓住它了，來處和去處又牽拉了它，所以途中之情再也不能沾染些許了。

當着K城近了，我喘一口氣，熱心的旅客已經高興地指手劃腳，肯定地說是只有八公里或是七公里，那旅車，因爲是在寬坦的公路上，也快活地鳴着喇叭飛一般地闖着。在遠處，橫在路的中間，像是有一羣人站着，——原來他們在搖動手臂，要我們的車停下去的。走到近前，車是停下了，我那近視的眼睛瞭看到臥在血泊中的人和馬，傾在路邊的還有一輛卡車，不知道是

取了一個什麼方向翻在那里。車上的木桶打破了，桐油流滿地上。那個司機呢？，頭掛着，手垂着，已經走上永恆的沉默的路，還有人叫着，原來是幾個不會受傷的人，扶着八個變了形的傷人，想要我們帶到K城去的。那是什麼樣的臉啊，鼻子和眼睛都看不出了，只是在那污血的像發糕一般的臉上釘着那苦痛的眼睛而已，有的手臂折了，自己用另一隻手臂托着，臉全是蠟黃色的，有一個頭骨裂開了，血不斷地流下。……女人們和孩子們哭得叫起來了，我也不忍看着，把眼光移開；可是在地面上我又看到躺在血裏截斷了腿的漢子，他咬着自己的嘴唇，流出血來了；可是他一鬆開，就不得不大聲地哀叫。我的心在抖顫，我把臉轉向車中，一個軍官也用手掩了眼睛。

我們的車并沒有載那些傷人，實在因為連下脚的地方也沒有了。說是後面有一輛空車，他們要求我們做一個障礙，果然，三五分鐘之後那輛車到了，我們的車擋住它之後，纔又繼續向前去。

那份快活的心情全失去了，每個人的心都被這一筆抹得黯淡了，那旅車也像是無趣地駛着。

「那就是和我們爭渡的那輛車。」

這是那個司機說，我的心中就想着：如果他若是知道自己是奔赴死亡，他也許就不那麼搶着爭先吧？

我不斷地想着那輛爭勝的車，它以高速度向前飛駛，不提防路上的一支隊伍和走在前面的騎馬的軍官，那匹馬驚起來了，它衝上去，連同那個軍官都在剎那間失去了性命，可是那輛急遽間要停止下來的車，把那一隊兵士橫播過去，還不能止住，就翻了一個觔斗，把車上的人和油都傾倒下來，從他們的身上又翻了一下，便傾斜在那裏了，而那個失去控制能力的司機也就那麼了結了。

我想當時乘客中這樣想着的該不止我一個吧，而且時時想到自己的車輛

若是遭到同一的命運會怎麼樣？也該不止我一個吧？

快要到D站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在中途就擱了，還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天就黑下來。我們的司機就擰亮了那個獨眼的車燈，好像斜着身子似地載了二十多個人的旅車就在暗黑的路上馳騁着。

山谷間的夜怕是更要黑得濃些，在望不見面前幾丈遠的崎嶇的山徑上那輛車跑着，山貓和狐狸之類被驚得跳向樹林中去了，可是在道旁，叢生的樹下正遮蔽着萬仞的深谷，設想那輛車向外二三尺……

有的人已經在悔着了，覺得與其趕這樣的夜路還不如就在方纔就擱的小鎮上歇下來，現在是不能後退，只得向前的一條路了。日間也許還看得見綠叢中一朵不知名的小紅花——或是紅色的果實，也許就是經霜纔變了色的樹葉：可是現在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那獨眼燈光所照出來，特別顯得不大平

坦的地面。

要經過一個小谷間的橋了，車的速度更慢下些來，那麼使乘客們就看到了一輛傾斜的貨車。

「拋錨了，——那纔麻煩。」

「你看，那裏還有人，躺在車輪的旁邊，——」

「是睡了麼？」

「哼，死了的，——」

這話像電一樣通過了我的心臟，我覺得我打了一個冷戰，坐在我的前面的那個一直低誦着佛號的中年婦人，本來也停了嘴，從窗口大膽地望了一下，之後，牠又大聲地唸起來了。

在橋的欄杆上，我又看到一個俯在那裏的人體，——還有一個乘客大聲嚷着說他在橋下又看到一個死人，這些人到底是怎樣死去的呢？就謎般地存

在人們的心中，只是因爲意外的失事使人死了，那倒還算一件平常的事；當着有一個人說着：

「這有點奇怪，怕是圖謀。」

人們的心便陡地又緊張起來了。車還是在走着，過了些時，忽然在路傍看到兩個蠕蠕動着的黑影，人們就像又得到一番證明。當着我們的車從他們的身傍飛馳過去的時候。有人還用手電在那兩個「兇手」的臉上照了一下，並沒有看得清，因爲已經望見D鎭的燈光，那車是歡快地迅急地馳行着。

我們該捨棄無軌的旅車走上有軌的列車了，可是我們還得忍耐最後的一番磨難。當我們到了H鎭的時節，那里的旅舍再沒有容下我們一隻脚的地位了，難得遇見的好心的站長，他把女人和孩子們留在車站的辦公室裏，我們就像沒有家的狗般地在路上巡着。賣飯的館子摘下了高懸着發着綠光的煤氣

燈；旅店也收下招牌去，我呢，幸好在這個時候遇到一個想不到會遇見的舊相識，我就分了他那間湫隘的小室中的那張大牀的一半，纔睡熟，我們就被一個女人的尖叫控醒了，以爲是火災，便急急忙忙地衝出去；想不到還是一個無意識的夢囈，拖着這場虛驚又睡在床上，心裏總像記着些什麼事似的，彷彿纔閉上眼，又被鎗聲叫醒，於是匆忙地又起身，攀上了最後三十里的公路車。

C城安靜地躺在那裏，它只有下午到晚飯後纔顯出它的輝煌，當我去的時候，（那是上午七點鐘）守衞正在執行強迫疏散，我們幾乎被阻於那座美麗的橋的一邊；當我走的時候，天還早得很，人和城都在酣睡着，我們被領上那輛破爛的車上去，先是不相信它就是到G縣的車，過後又不相信它能完成它的使命，再後我們又不相信它怎麼能裝那許多客人。

我們的憂慮是過分了，二十多個人居然都坐下去，雖然我們不得不扁着身體。納了費的行李又堆到自己的面前，其餘的空位，就被二十幾號以後的客人佔據了。他們并不爭執，很安然地坐在污穢的車板上，想來他們過慣了，一點也不覺得奇怪，連一聲歎息也沒有了。

天纔亮的時候，車抖着，以它衰老的姿態前進了。幸而路是平的，小山不過大墳堆那麼高，那還都適合它那消化不良的胃口，車板上的破洞，使車輪捲起來的灰塵一直撲上來，B笑我，我笑他；可是我們把眼向那邊一望，坐在車板上的幾個簡直變成了幾尊泥菩薩，他們也不拂除，用一方手帕掩着嘴，閉着眼睛，我分外看得清他們那沾滿土珠的眼毛，我甚至於想到，如果他們再不張開，眼睛怕就要瞎了，其實他們并沒有瞎，到了停站的時候，他們張開眼，陽光的照耀下我看到那簌簌下落的細塵，眞是像春日的細雨一般的哩。

中途的站上，有人下去了；在中途的路上，時時也有人上來，先是那個司機的看到路上肩了雨傘，提着小包袱的人就大聲喊叫，我還以爲是喇叭壞了，可是開到行路人的身邊，速度就減下來。

「是到××去麼？」

「是呀，好多搭上去？」

「五塊錢。」

「三塊半吧？」

「不可以，頂少也得四塊，」

成交了，於是那個趕路人跨上車，把四張花花綠綠的紙塞到司機的伸出來的一隻手。

一路上像這件的事多着呢，檢上來又丟下去，到後來，爽性踏板上也各站了兩個，有一次遇到迎面的車，那個站在踏板上的慌了，想跳下去，還沒

有等他落下，那輛車就擦身而過，我們的車因爲急遽的煞車，傾斜了一下，過後一車人都駡那個慌張的「站客，」可是他也早吓呆了，臉上失去血色，又跳到路上去踽踽地走了。

還沒有到F省的時候，一路上耳朵裏早已裝滿了危聽的言詞，他們有的是F省人，有的是從F省出來的，他們競說山高路險，我不說話，我的心裏可想着：「我走過更高的山，更險的路，這些話也吓不倒我。」其實他們沒有吓倒我的必要，一個青年的旅客激動地說着他的故事：

「……那可不是玩的，……車子沒爬得上去，……那個助手趕緊跳下來用三角木去塞車輪……一下漏了空，……這可好了……順着那個陡坡溜下來了……站在外邊看的助手倒嚷起來，……在車上的却蒼白着臉一聲不響，……那個司機跳下去了，車一直下去，一直擋到那根大樹，

「……我的天，……大家纔被震了一下，恢復過知覺來，大聲地喊叫……可是那時候，……危險已經過去了，……車子卡在那里。……」

我還是不大相信，我還以爲忽然有了那棵樹和忽然有了那樁意外是同等的，事實上沒有那麼大的嚴重性。

到了R縣，天黑了，曾經做過「赤都」的地方是一個荒涼的城鎮，第二天早晨，我就和它告別了。只有二小時的路程就可到C縣，我還想可以早些到那裏，早些找到一個住處，得便就看看那個城。

我們上了那輛一噸半的又破又小的客車，我那化了十分之九票價的行李原來也和別人自己抬上來的一樣放在乘客的中間和下邊，（那車沒有座位，我們只好坐在行李上）好在只有二小時，就是走也走得到的，當着車一開動的時候，我的心裏就想着：一會兒就可以到了。

眞的，走了不到一小時就到了中間站K鎮。司機把車停在路邊，告訴我

們：輪胎壞了，要等C縣開來的車把輪胎帶來，我們纔可以開行。

「什麼時候可以來？」

「總在下午四點鐘，C縣的車三點鐘開出。」

好了，這個小地方，大家只有蹲在路邊的份了。一個兩行的乘客不滿意地說：

「我就看出來前胎不中用，在R縣怎麼不換？」

「R縣根本就沒有，」

「那麼從C縣開出來的時候怎麼不檢查一下？」

「檢查？哼，我早就知道這輛靠不住，——」司機悠閒地噴着烟說，他還算是一個爽直的漢子，所以毫不顧忌地說出來：「站長他一定要我開這部車來，有什麼法子？老實講我開這部車就一點把握也沒有，像一個八十歲的又乾又瘦的老太太！」

這還有什麼說的，如果眞是一個老太太那我們還得攙着她上路呢！現在只好在它的身邊蹲下來，爲的是它還可以爲我們遮住南方的炙人的陽光。

我們眞就在那個地方等了八小時，C縣車開到的時候，黃昏的影子已經灑下來了，幸虧我們的司機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傢伙，他一個人敏捷地修整；乘客們都站在一傍恨不得替他用力，到我們的車又能移動的時候，天眞的黑下來了。

我的命運注定又是一隻獨眼的車輛，（有人說一隻眼還比兩隻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看不見路的險峻或坦蕩，我們的司機倒是一個好手，他精悍地迅速地轉着輪盤，兩隻小眼在黑暗中也射出光芒，看他那緊張的樣子和不時起伏的車身，想來路不是那麼容易走的。終於看見C縣的燈火了，我們的車不久在狹窄的街路上走着，有些地方，那些點着燈草的食物担子不得不提向邊些，我們的汽車纔能勉強地通過。

懷了滿胸的欣喜，跨上從C縣開行的汽車，因爲那是我最後一天的旅程。

車上也是擠滿了人，問起來纔知道那是些三十里五十里便要下去的短程旅客。中間有許多是來C縣開會的鄉長，有一個很像我們的舊友，便無端地也覺得這個人頗可親了。

他正坐在我身傍，也像很關切地低低地告訴我說是昨天晚上有一小股匪，經過二三十公里外的××鄉。

這却給了我一個希奇的感覺，因爲我的全神經一點也沒有準備接受這樣的意外，我也想不到，千辛萬苦地來到F省却把自己和小小的財物全交給盜匪，他也許注意到我微驚的樣子了，便又低低地耳語：「不要怕，已經派隊伍去了，他們也不一定到公路上來。」

我用微笑來表示我的鎮定，可是我的心眞是在不安之中，我的心思很複雜，最後我想只要我能平安到了縣也就是了。

車開行了，在我意料之中的，不到一小時便停住了，前面停下來的車上的人，好心地大聲叫着：「停下來，停下來，有匪，有匪！」

全車的旅客都震驚了，沒有帶武器的軍官更顯得不安，那些鄉長却把身邊的手槍拿出來，於是大家就擁到小站的辦公室裏，電話忙碌着，有的人們不斷地談着遇匪的經驗，胆小的人蒼白着臉又懼怕又要聽地坐在一傍，就是這樣平平淡淡地過去一小時。沒有消息，也沒找到匪的行踪，先是那個開郵政車的司機不耐煩了，他站起來，上了車，開走了。另外一輛貨車也開了。還有在我們後邊的一輛車也搶先地走了，我們的司機也催促乘客上車追在它們的後邊。心裏暗中想着的是：即使有匪也是他們先遇上，可是我們的司機好像不甘心落在別人的後面，用更高的速度追過去，在那狹窄的路上飛奔，

煩燥地掀着喇叭，一直等到那輛被追上的車服輭似地讓在路旁，我們的車纔得意地擦身過去。司機并不顧及乘客們心中的不安，他還是逞能地迅速行駛，他一直想追過第一輛的郵政車，可是他不但追不上，一直連影子也沒有看到。

纔走到一座小山崗上，突然在路傍竄出幾個拿槍的漢子，擋在路的中間，我的心一沉：那個司機發怒地罵着。

「你們這羣人，爲什麼不能跑回去，硬要擠上來，車的載重已經超過，出了危險誰負得起責任？」

原來他們是派在這一帶搜索匪踪的×××鄉的團丁。

當着那一場虛驚過去之後，我纔意識到我們的車眞的在走一條險路了，山并不高，也沒有大水，可是橋面爛了，木架也殘缺了，車走在上面的時候

像跳遠，因此我們坐在裏面就像跳高。下面沒有水，却很高，我知道如果我們扔下去，連車帶人也都得破碎。可憐的人們，沒有法子保護自己，只是緊緊地抓住前邊的椅背或是窗口，聚精會神地注視前面。如果車在向上的時候，人們的情緒更緊張，好像都在用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幫助那輛喘着氣的車爬上那個四十五度的陡坡，而且這一路，那不必要的高低彎轉是那麼多，右邊是伸着石牙的山壁，左邊是三五十丈的深谷或是河流，在路面上，全是尖角朝上的小石，這裏缺了一塊，那邊又高了一塊，汽車行走的時候，恰像在海洋中遇到不好天氣的一隻船。當着那輛車好容易轉過一個灣來，正在翻向下方向，不提防路面的一個深坑，立刻那輛車像受到巨浪的衝擊，左右兇猛地幌着。膽小的叫起來了，許多人不說話咬着自己的嘴唇，心裏覺得一陣冷一陣熱的。

是的，別人和我說的話一點也不虛假，一個陡坡又是一個陡坡，一座破

樣又是一座破橋，有時我都覺得是奇蹟了，不相信地問着自己：「我們到底是怎麼過來的呢？」再看到那不平的路，想着如果故意把那些石塊排成那樣，倒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他們計算得那麼準確，當着車在高山上轉彎的時候，路面恰恰適合，再要是跨出一寸或二寸，自有那三十丈或五十丈等着我們！

所以當我們好容易渡過這一段天險之後，車又奔馳在一節平坦的路上，我們簡直很像在穿行白雲間的天國的車裏一般。這時候人們纔記起來說笑，識途的旅客又有把握地說前面就要到Y縣了，可是天已經黑下來了，怕是山遮住我們的眼睛，我們所看到的仍是一片黑，轉了幾個彎，果眞看到燈光了，車就更快地跑着，不久就在那明燈的車站裏停下來，這時我們纔放鬆了手，拭去掌心濕漉漉的冷汗，把隨身的小件從椅下拉出來，半愉快半懊惱地自己說給自己：「以後我再坐這段車，我就不是人！」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兩路口

有人泣於歧路，

因爲等了兩個星期，

他還不能離開首都！

當着整個的城還在沉睡的時候，當着那兩扇城門還緊閉着的時候；（我想我還是說得坦白些吧，那就是當着一根麻繩還橫在馬路中間的時候，）從上城和下城來的人，早已在那兩路口的車站裏聚集着了。這邊是一排，不錯，那邊又是一排，也不錯；因爲有的是無事忙的老百姓，有的是忙中間的公務員。他們都各自安分地站在兩條木欄之間，恰像兩條扭曲的長蛇，有時還做着輕微的蠕動，迎在他們前面的却是那緊閉着的無情的窗口，沒有絲毫移

動的漢樣，看過來，好像連那扇門還鎖着哩！躺在木椅上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的，蹲在牆角的，……那好像是另外一批人。下了幾天的雨，已經使室內的地上積着水了；這時又從屋頂漏下來，人們就躲躲閃閃的，可是不是上邊就該是下邊總得弄個濕淋淋的，那些蹲着的，躺着的，坐着的，不時地嘆一口氣。

「唉，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成功？」

「也許可以吧，雨不大，——」

「不大，不大纔怪，你聽——」

聽什麼呢？人的嘈聲早已蓋住一切了。

「我反正不管，我就睡到開車的那天！」

還是那個躺在椅子上的說，可是那邊坐在行李上的原來是兩個畏畏縮縮的女學生，她們小聲地向自己說：

「這可怎麼辦？過去五天了，只有三個星期的寒假！」

「眞要是等到一個星期就不用回去了。」

「不回去，我媽要說我的！——」

「這個不是你媽的事，還是老天爺的事。」

「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下雨也不開車，又不是什麼大雨，把道路冲壞，把橋樑冲斷，左不過是冬天的滴滴答答的雨，又有什麼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男人議論，他有滿肚子理由，也有滿肚子氣，只有他的錢袋是快要空了。

「老兄，你知道，我們是要坐敞蓬卡車，下雨喫不住的。」

「這樣等下去，我也喫不住呵！」

「唉，誰喫得住呢！」

這不知是誰那麼低聲地說着，這時候那個坦然平靜的站員，大聲地叫

者：

「今天到××的車子不得開了，請諸位乘客明天清早再來買票。」

「爲什麼，爲什麼？……」

「因爲雨大，還是不便開行，那是我們站長的一番好意，怕諸位客人淋了多雨要生病的。」

「那爲什麼不開有蓋的客車？」

說「這是非常時期，有車子坐該就算是好的了。」

「這是什麼話，化錢還得受罪！那些不化錢的倒逍遙自在，天天小汽車開來跑去！」

「別個是公事嘛！」

「什麼公事？公事不公辦？把卡車裝一下有什麼困難？化得了多少錢？這可好，把我們等得山窮水盡，你們還有良心麼！」

「這是什麼話，不識好歹，狗咬呂洞賓，——」

那個站員半憤慨半得意地說着。

「誰是狗？誰是狗？」

坐着的躺着的都站起來了，像爆竹一樣地響着他們的話語，鼓着難以發洩的怒氣，就緊緊地圍攏那個斜眼睛望天的站員。那個傢伙不知怎麼，高興，低下頭來，狠狠地吐一口口水，從鼻子裏還哼了一聲。

「好，你在駡人呵！——」

不知道誰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飛來的一口痰正中在那個站員的鼻子上。他像激怒了的一尾蛇一般，正揚起頭來找尋對手，也還敬他一口痰的時候，不提防四面八方的口水都來了，人們的圈子自然遠了些，集中地吐過去，他也毫不示弱地向四面八方吐過去；可是不久他的口水就乾了，只有挨的份了。他先還呆呆站地在那裏躲閃着，有時用手臂護着臉，過一下纔覺悟了，

迅速地衝出去，跑到憲兵的跟前哭喪着臉，那位憲兵正在忙着撕報紙，那是他纔打走了那個賣報的孩子遺留下來的不准發賣的日報，爲完成他的工作，他把它撕得粉碎。等他撕完了的時候，纔揚起臉，這纔看見那個制服上，手上，臉上全垂掛着痰的人。

「同志，同志，你看，你看，……」

那個憲兵愕然地看了一眼，因爲看到掛在眼臉上那一口，他不得不努力忍住笑，還沒有等他開口，那個站員就氣急敗壞地說着：

「都是他們，都是他們……」

他的手朝裏面一指，可是被指的「他們」已經沒有一個人了，在那邊的兩條長蛇，一條已經從那個窗口取得恩票，漸漸短下去，另外一條也因爲希望的閃爍，把行列自己整齊一下，有條不紊地站在那裏。在一番搜索之下，他纔看到椅子上還躺着一個，他就像長了翅膀般地撲過去：

「就是他，就是他，……」

「我什麽？呵，我什麽？」

那個躺着的人從被裏伸出他的腦袋來，一點也不示弱地回答着。

「他吐口水來的，他……」

他的眼睛斜望着憲兵，希望他能主持正義，把那個躺着的人拖走。

「我吐你的？我一個人要是有那麽多的口水反倒好了。」

那個人說完又把頭一縮，鑽到被裏去了，他正要去抓，憲兵倒做起和事老來，攔住他。

「算了吧，同志，與其這樣爭，還不如快點去洗洗，再說吐口水也算不得什麽罪，我在別的地方服務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用口水打架的，大家又不是小孩子——」

那個站員正要悻悻地有所爭辯，那邊忽然大聲嚷起來了：

「憲兵同志，憲兵同志，請你過來一下……」

剩下的那條一字長蛇陣的人羣都那麼大聲地嚷着，他們都指着那個緊閉着的無情的窗口，原來還掛着一塊木牌，上面有八個大字：「汽油缺乏，客車停開。」

「憲兵同志，你知道我們都是抓着公鷄尾巴來的。」

「還什麼，特約車開得出，怎麼客車開不出？」

有人搖着那扇小窗門，它不動地擋在那裏，憲兵過來說：

「同志，你搖掉了門，也沒有用，他說開不出，售票員就不會還在裏邊——」

「那可不行，我有要緊事，請你去交涉一下好麼？」

「我的責任只是維持秩序的，我看諸位還是明天早晨再來吧。」

「明天？我已經連跑了三天也沒有走成，誰叫我上了把年紀，要不然鄉

個要坐這種兒車！」

一個長了白鬍子的老年人，簡直是這樣咆哮着了，他的身材短小，在說話的時候不斷地顛着脚尖挺着身子。

「我還是勸諸位平平氣散開吧。吵也是無益，要我去也無從交涉，沒有汽油當然開不出。——」

「沒有汽油，滿馬路的汽車，難道那是神力開動的？就說方纔那機關特約的車不是照樣開出去？」

「那都是公事總得維持的。」

「什麼公事，」一個人悄悄地說，「那是鳥事！」

正在這時候屋頂上的一塊灰泥片忽的一聲落下來了，正落在那個憲兵的面前，把他吓了一跳，他趕忙一跳，却跳到水窪裏去了，他的皮鞋濕透了，還濺了別人許多泥水。

「真險，真險，……」

那個憲兵叫着。

「眞倒霉，眞倒霉！……」

別人這樣說着，有的就起始散去了，有人兀自倔強地站在那裏等待，有的又是存着僥倖的心幻想着一部奇蹟般的車。

雨更大了，由屋頂不斷地漏下來，地上也不洩地積着，等待的人先是坐到欄杆去，伴了些時候那裏很冷淸的車站，便也無趣地走了，他們低着頭走着，沒有一句咒駡，因爲是連一個聽得到的人都沒有了。

天已經大亮了，烏雲使天色顯得暗沉，泥漿被雨點激起來；可是一輛汽車却使它飛揚四散：那裏面是一個塗白抹紅的女人，和一個潔白的獅子狗。

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北京人

——獻給石，紀念我們二十年的友誼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

「這是人類的祖先，這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儘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綑綁，沒有虛僞，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腦；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着，風吹着，雨淋着，沒有現在這麼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這不過是那個人類學家研究出來從地層裏掘現若干萬年前生存在世界上的我們的祖先「北京人」的性格和生活，但是算一算時日吧，也無怪眞正活

在世上的北京人看到那個「北京人」的影子要大喫一驚了。那麼我們也不必嗟歎當今的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過去的輝煌的日子早已不存在了，只留下那麼一個空殼——保存那個最後的堡壘小花廳，縱然連大客廳和西廂房都租給人了，草木荒蕪了，棟樑褪色了，粉牆斑剝了……而那個「吝嗇，自私，非常怕死的老頭子」曾皓，雖然享用祖上的遺産過了幾十年舒服的日子，如今遭受到困苦和坎坷，也只有「咒駡子女們不孝無能，嘆惜着家庭不昌，毀謗着鄰居的粗暴無禮，……可是他一面想進補延年，一面不忘那弄了十五年，上了二百多道漆的壽木，那不過是想把他死後的那付無用的骨殖，收存得好些，慢一點和泥土同化。

對於他，人生還有什麼可戀的呢？自己的不幸，也引來別人的痛苦，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也說：「我牛馬也做了幾十年了，現在弄到個個人都盼我死，」他也明白他的兒女對他的看法：「我的肚子裏裝的不是做父母的心

勝，都裝的是洋錢元寶呵！」他那一羣「不明事理，不肯上進，不知孝順連子成都做不到的兒女」，那一羣「能說會道的廢物」，累得他一個花甲開外的人，不得不搖搖幌幌跪到地上，要磕一個響頭，爲了要他那個不成材的兒子放下那根槍（烟槍，）他也不得不當面忍受他那個「不懂人情世故，成天做夢想發財的女婿江泰的辱罵，他再也忍不下去的時候，就昏過去，原來是中了風。可是他還沒有那個福分就此躲在那具慘澹經營了這麼多年的棺材裏，他又活過來了，要他親眼看着那具棺木抬到那個暴發戶的杜家，那個杜家，連別人的棺材也要買的！他死也不肯放，他還惦記着那個抬法不對，怕碰了積傷了漆，然後纔大聲地哭着：「活着要兒孫幹甚麼喲，要還羣像耗子似的兒孫幹什麼喲！」

那個無用的兒子文淸却明白自己，也懂得那個叫做江泰的姑老爺。他說，「我不說話，一輩子沒做什麼，他吵得兇，一輩子也沒有做什麼」這正是兩

個相反又相合的人物，江桑留過洋，做過官，也會摔傢俱，「推」驢差，罵妻子，人窮氣盛，佔小便宜喫大虧，他的本行「化學」只幫他做了一場失敗的肥皂工業，他一心還想着「總有一天我能夠發明一種像萬金油似的藥？…………」可是他安靜下來的時候又喜歡拿一本麻衣神相端一面鏡子，看自己哪一年，這個運緣轉得過來？雖然他心直口快，也不過是黃昏中繞樹的烏鴉，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他被那個人類學者感動了的時候就滔滔不絕地說着：「——我愛錢，我想錢，我一直想發一筆大財，我要把我的錢，送給朋友用，散給窮人花，我要像杜甫詩說的，蓋起無數的高樓大廈，叫天下的窮朋友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學，研究美術，研究文學，研究他們每個人喜歡的東西。為中國，為人類謀幸福，」事實上他可是「處處倒霉，碰釘子，事業一到我手裏，就莫明其妙地弄得一塌糊塗，我們整天在天上計劃，而整天在地下妥協。我們只會嘆氣，做夢，苦惱，活着只是給有用的人糟塌糧食，我們是

淹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他也知道會喝茶，會吃館子不如會種茶會燒菜有用，他也知道他自己「或天住在丈人家裏鬼混，好說話，好牢騷，好批評，又好罵人，簡直管不住自己，專說人家不愛聽的話。」可是當他喝醉了，他就又折磨那個可憐的文彩，他「要喝就得買，要吃就得做，——誰欺負我，我就找誰！」他向着那個已經人事不知的老頭子還大罵一通，這還不算，他還兇猛地搖着那個昏厥過去的老人的肩膀，原來他要殺人，他大聲叫着：「我要殺了他，再殺自己呵！」

他可並沒有真的殺人或自殺，當他悶極了的時候他也要喊革命：「我也反抗，我也打倒……都滾他媽的蛋，把一切都給他一個推翻——」可是他把最後的一塊錢也孝敬了看相的江湖術士。當着一天，老太爺棺木硬要被人抬走了，他說了些沒有輕重的話，最後想是被什麼感動了似的，想去找他那個警察局長的朋友幫點錢財上的忙，——其實不是幫他，間接的還是幫他那個

老丈人，他去了一天又回來了，沒有得到那個警察局長的幫助，卻在一個警察派出所蹲了一夜，還由一個警察送到家裏來，原來他順手拿了鋪子裏一瓶白蘭地酒。最後他只會叫着：「沒有人肯聽我的話，沒有人理我的喲，沒有人理我的喲！」

那個不說話的文清為什麼會那樣懶呢？「懶於動作，懶於思想，懶於用心，懶於說話，懶於舉步，懶於起床，懶於見人，懶於做任何嚴重費力的事情，重重對生活的厭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懶於宣洩心中的苦痛。懶到他不想感覺自己還有感覺，懶到能使一個有眼的人看得穿；『這只是一個生命的空殼』雖然他很溫文有禮的，時亦神采煥發，清奇飄逸。」這使我彷彿看到了活在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不過在某一點上他們還是不同的，文清遇到了那枝空谷的幽蘭，自然有所憬悟，只是深深的鏤刻在心中，在靜默中相通，「他們在相對無言的沉默中互相獲得了哀惜和慰藉」

他不是一隻奮翩高飛的太鵬，他只是一隻養在家裏的鴿子，一隻「孤獨」的鴿子，他老早忘記羽翼原來是用以飛翔的，藍天的海原來是任它自由自在遨遊的。他沒有力量打開人造的枷鎖，只是有意無音借古諷今地背誦着放翁的釵頭鳳。古人的事，如果是對的，也不必反復悲吟；若明知是錯誤的，爲什麼不自己用雙手劈開一條生死路？他也明白，凡事勉強不得的，他決不是情感喪失盡了的人，當他氣憤起來，他也會罵着那個潑悍的婦人：「你是人是鬼，你這樣背後欺負人家！」正因爲他一向是容忍的，連大氣也不喘的，這一聲就更有力量，彷彿使我這樣一個不相干的讀者，也聽到那一聲吼。可是過後呢，他依然忍受不了那個女人精神上的折磨，半憤慨半動情的說：「——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處了二十年，你何苦這樣。」二十年的相處，一顆心還不能換一顆心，（也許根本他們就不想換來着）那點夫妻之情，也眞可嗟嘆了。他早就該遠走高飛的，他不是沒有那麼想過，可是他不想一個人飛，

一下，爲什麼，爲什麼我們要東一個西一個苦苦地這樣活着；爲什麼我們不能提個翅膀，一魂兒飛出去呢？」他說他不甘心，連我也覺得不甘心的，終於他一忍心，飛了，在外邊打了一個旋，又回來了，落在他從前棲息的地方。可是那支幽閑終於走了的，卻和他走的不是一條路；他自己呢，把用來麻醉自己求得幻境的滿足的鴉片，大麻醉一下，得到了那個人生的大解脫。

如果想到人生到了不過是那麼一個大解脫的話，那個思慾也不必活得那麼能幹厲害了。她爲什麼要笑裏藏刀，看財如命，自私多話呢？爲什麼要看到牆邊一根弱草也要狠狠地踩絕了根苗呢？難道她不能想得開些，宇宙原是大家的，爲什麼只知道儘量從世界攫取，而不能供獻點什麼呢？人生的天地原來是廣大的，她自己卻把它弄得那麼狹小，又不能安分守己，以致她自己鬭勁斗玩手段都顯得十分局促了。

她全身都是威風，她時時惦記那位倉老太爺，不過惦記他快點死，她不

怕把他的手弄出了血，爲的免得他死在家裏不吉利，房子沒人買。對於「他的男人，他的夫，他的一輩子的靠山」呢，她總也忘不了給他精神上或是肉體上的磨難。她說得好，她顧面子，還是稱他好：可是她不給他一點甯靜，她逼得他只要有一個地縫也要鑽進去，逼得他像一個不懂說話的啞叭；轉過來她又吓唬他，她要出家當尼姑，她要上吊。明明她把文淸擠得在家也不是，出門也不是；（在家裏她沒有一天給他順氣受，她還會說：「我可沒逼你做事，你別叫人說又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出去。回頭外頭不舒服，叫親戚們駡我逼丈夫出門受苦，自己享福，又是大奶奶不賢慧！」不在家，她會有聲有調的哭「你跑了，扔下這一大家子，叫我一個人撐，我怎麼辦得了呵！」）她還口口聲聲地要說：「我不是母夜叉，你別做得叫人以爲我多麼厲害，彷彿我天天欺負丈夫，我可背不起這個名譽！」她如果不是一個母夜叉，她該是一個什麼呢？她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把愫方的兩隻巧手砍下來給她安

上，寫的那雙手針線好，字書好。這是一句笑話，加上她那惡毒的眼光，無怪那個被人說着的人驚恐地叫一聲，把那雙着白的手腕趕忙縮進去了。她自說「粗枝大葉，有嘴無心，」那可有點不恰當，她從不忘記在適當的時候表示出來她的毒恨，叫別的人知所警惕。在人前她還故意顯得那麼無用，連那個不濟事的文清也給她氣受，一家人都給她氣受，她還當眞似地說着：「你看，懷妹妹，你看她多麼厲害，臨走臨走，都要惡兇兇地對我發一頓脾氣，不知道的，都看我這個樣子像有點厲害，在家裏不知道怎樣惡呢！知道的，都明白我是個受氣包，我天天受他（文清）的氣，受老爺子的氣，受我姑奶奶姑老爺的氣，連兒子媳婦的氣我都受啊！眞是，這一家子就是懷妹，你心地厚道，待我好，待我——」難說她這是在做白日夢，把話反反正正地說？雖然人事無常，她可是一直把懷方看成一個眼中釘。她千方百計地打發她去嫁那個人類學者，她當面背地都把不三不四的話安在那兩個苦戀者的身上，她

會太聲地說丈夫討小老婆她一百個贊成，她還說如果她是一個男人她就討七個八個，男人嘛，不爭個酒色財氣爭什麼！可是她會當面把那至上的純潔的眞情拉到汚泥裏去，她代人璧還了那封家信，一聽到那個無用的男人的哽咽，她就乾脆了當地說一句：「哭什麼，你爹死了！」而那個被逼的人，也只無用地說着「你不要這樣逼我，我是活不久的」，她還會那麼惡毒地想出來「兩頭大」的辦法，爲的是他能有表妹陪着；她自己呢，坐月子的時候也有個人伺候。那絕不是一條使他們相聚的路，却把他們激上永不相見的路了。

眞是，既同是生存在這世界上的人，又何苦自己加上借許多的苦難呢？她又不是不知道：「人活着沒有一點意思，早晚棺材一蓋兩瞪眼，什麼都是假的！」那她還死力爭的是什麼？難道一定要把自己的得意建築在別人的失意上麼？爲什麼不能博得他人的敬愛，只爭得別人的畏懼呢？怎麼不好把那外露鋒芒收斂一些起來，同衷共濟地收拾那個大家庭？一定要壓倒別人，甚

至連自己親愛的丈夫也在其中，如果天下人都是傀儡，自己是巨人，不也顯得百般寂寞麼？而且說到情感的事情，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功或失敗。所爭的是什麼呢，一旦人走了，永遠不回來了，那還抓得住什麼！潑辣有什麼用，兒哭有什麼用，那時候即使慟哭也只有那無情的天地似聽不聽地在頭頂和脚下板着鐵青的臉了。

廬隱才是那麼一個幽嫻的好女子，她真是一支空谷中的幽蘭，我彷彿看見過她了，看見過她的畫幅，她的娟秀的字跡，那蒼白的哀靜的臉，那高雅的筆致，這不是從書上得來的，卻像是從我那陳年的記憶中掘發出來的。

可是她為什麼苦苦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熱情都消耗在無望的情愛上？為什麼她們不能多走一步，難道她就那麼等到日子的盡頭，以為「活着不是為着自己受苦，為給旁人一點快樂，還有什麼更大的道理呢？」是的，活着是受苦的，可是情感的痛苦是不值得的，別人要我們做勇敢的樣子，不能做情

愈的傻子，情感的磨煉正是一個烘爐，他日斬荆棘還要那用洪爐裏煉出來的風鋼，誰也不能終生躺在那熾熱的烘爐裏，把青春和活力都平白地消蝕殆盡。

可是她為什麽要過那可憐的日子，要說「你不明白沒有家的女人是怎樣過的，那心裏頭老是非常的寂寞的。」真的就為了這點原因，她就勸那個可憐的小妻子瑞貞守住那個大家，和那個無辜的小丈夫曾霆過着貌合神離的日子麽？難道她也相信一個將來的小生命就會把破裂的情感再生麽？或是她真心憐憫那個可憐的瑞貞，因為她們同是「無父無母，看人家眼色過日子的人」，「發給她一個空虛的慰安？使那顆小小的心得着短暫的歸宿。可是人生的路程原來是極長的，那兩個無辜的孩子總算能很幸福地自己打開那不自然的枷鎖，把夫妻變成朋友——極關心的朋友，然後各自準備走自己的路，幾年來的不相關，如今却生了真摯的友情，相互道歉以往的日子，心酸和哀痛

，依戀和淚滋，到了纔明白「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許多痛苦，纔能買一個明白呀。」

可是情方呢，她明於助人，昧於助己，她一心情願守在這裏，爲的是可以替他伺候他的父親，照料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字畫，餵他的鴿子，連他不喜歡的人她都愛，因爲都是他所親近過的，這麽纖細的情感，也無怪那個端貞要責備她這麽一個苦心腸，爲什麽不放在大一點的事情上去？他爲了看到他在家裏苦得難過，所以她也情願他出去，把苦放在兩個人的肩上，她還那麽堅信苦也許是眞的，但是幷不孤獨的。

是的，他們是幷不孤獨的，深摯的情感召喚着深摯的情感，無言的沉默幫助她把一切的苦難都吞下去了，她再不說什麽，只是馴順地應着，把畢生的幸福放在一個人的身上，雖然是有點危險，也覺得眞快樂的。她趁含淚地說着，「活着就是這麽一大段又悽涼又甜蜜的日子呵，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

」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可是過了不久，她又哀傷地惆悵着：「快樂實是不常的呀，連一個快樂的夢都這樣短！」

夢自然是短促的，真的人生却非常悠長，她實在應該跨出去了，跨出那個門限去吧，把腳踏在實甸甸的地土上，看春天的田野是怎麼樣氤氳着生長的氣息，看茶花怎樣把灰褐的牆面化成一片金黃的海，勤勞的蜜蜂怎樣在花叢不息地工作。世界等待着她來充實，她也等待着無所不包的眞實的世界來使自己堅強起來。

這是一本書，一齣戲，那個叫做曹禺的人寫的；可是那個故事却存在我們廣闊的人海裏，那些人物却活生生地在我們身邊。不信你看，這邊那邊，不是有那樣忘記了生，只想着死的老頭子；那樣懶惰無用的中年人，那樣潑辣惡毒的婦人，還有那可憐無告的老小姐麼？這些人生下來就努力製造自己的悲劇，如今這悲劇是不斷地在舞台上扮演，我們是觀衆，我們也是那嘜力

不許好的演員。我們的兩隻手是用以稱快地鼓掌呢，還是用來抹去晶瑩在眼角的淚珠？我還忘記了：盲者的銅鑼，黃昏的號角，夜半的更柝、還有那響澈了寒巷的硬麵餑餑的吆喝，一直不斷地在不可見的那一面響着，難道世界眞的是這般淒涼麼？不，不，我這樣喊，大家都堅信一個新的早晨畢竟要到來的。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給一個憂鬱的孩子

……窗外喧囂的水聲一直也不曾休止過，我知道那是發自那條小小的溪流：可是來到這個陌生的所在，我都還不知道它是流向哪一方。夜雨在屋瓦上和簷前響着，潮濕的空氣從板壁的隙縫中鑽進來，搖曳的燭光被擠得小了，彷彿我又看見在那美麗而憂鬱的臉，那緊鎖着的眉尖……我總要說了，可是一切又都倏地消逝，使我意識到這裏只有我自己的存在，秋風秋雨陪伴我，却更使我寂寞。

告訴你、確實已經不能給我甚麼的傳話，我會沉默，我體味到無言之美；可是我很堅強，像路旁的一方沉默的立石。多少人從我的身邊滾過去，多少事環繞着我；旣不能使我搖動，更不能使我倒下，我還是孤獨地固執地守在那裏。

是的，你懂得沉默，你也善於處理孤獨，可是，我的孩子，什麼事使你的兩眉中間皺起來像一座小山？當我在你面前的時候，我會用手爲你撫摸，使它舒展開；我知道那時你會笑了，那麼天眞地笑着，正像一個孩子，山平下去了，在眼角裏會閃出兩點晶瑩的光，是含着淚的微笑啊，還是微笑裏的眼淚呢？我不問詢，若是問到你的時候，也許你要爽性把臉埋到兩隻手掌裏吧？

我知道你有堅毅的性格，別人早就告訴我了，說你們被丟在那個籠子裏，纔只兩三天，那個堅壯的漢子就哭了；可是你只是咬着自己的嘴唇坐在那裏，你守着靜默，沒有一絲恐懼和屈伏的心，我知道你的淚不是爲那些事而流的，我更看見過你，當不快抓住你，你就一個人坐到那樹幹上長着葉子的大樹下，我記得你說過你喜歡它，說它像生在海底的珊瑚，你順了那條蜿蜒的公路望向遠處，望到天邊，天邊却被樹和雲遮斷了。你那麼沉心的望着，

甚至於聽不見已經站到你身後的我的脚步，我也看過去，——那却是一無所有。忽然在我的眼前顯出來急遽間你那還沒有改變過來的惱怒的臉，我覺察到你的臉向着我了。那麼我也顯在你的眼前，你就微驚地叫着：

「呵呵，想不到，你怎麼站到我的身後了？」

是的，我也想不到啊——你就勉強的笑着，可是躺在你兩眉的那座小山，兀自躺在那裏。

「又有什麼不如心的事了麼？」

「唔唔，也許是罷！……也許不是罷！」

這可怎麼辦呢？連你自己也不能確定了呵，可是我仍然分明地看到那座小山躺在那裏，於是我就不得不伸出我的手，使它平下去。

是的，我說你是一個智慧的孩子，你能了解到人的心的深處；可是爲什麼心不能了解你自己呢？你，一個二十歲的人，正是該享受你美滿的青春，

宇宙都應該匐伏在你的脚下。童稚的過去固然引不起你的興趣，可是你豐富的生命，和那無限的對於將來的幻想，都該像你的年齡一樣，蓬勃在你的胸間，世界原是你們的，你們原該能盡情地享受，沒有一種力量能和你們角力量相抗，沒有一顆心比得上你們的那樣熱烈，堅強。可是你，顯然地被憂愁的蟲咬住了，它不放鬆，你的眉皺着，人也一天天地瘦損了。

是的，每次我看到你瘦長的身子便覺得心裏十分難過，消蝕的應該是我們而不是你們。我們是一些人生旅途上的老馬，千萬里的路程在脚下過去了，看得多了，却說不出來，背負的重擔和心的重擔都不知道在哪一天就把我們壓倒了，我深切地知道：我們一倒下來就不復站得起，因爲即使好心人把壓在身上的取下去，可是壓在心上的卻無法取去的。

夕陽中，你獨立在山頭，微風揚起了你的長髮，你那纖弱的身軀因了你只用脚尖着地就顯得更高更瘦，而抹在你身後的是一片火一般的雲彩，我

爲這幻象所欺，以爲你眞是被燒着，就迅急地跑了上去，想把你從那封鎖之中拯救出來，待我跑到上面，已經一無所有，只是你那雙顯得有一點張惶的眼睛在迎着我，我還說什麼呢？風在樹梢上低低說了，細流在溪澗絮絮地說了，我還說些什麼呢？

你說：「你趕到上面來了。」

我說：「是的，因爲我看見你——」

「你說我憂鬱麼？過於憂鬱麼？」

我只點點頭回答我的話。

「可是我知道，你也憂鬱的！」

好像我被人窺見了隱密似地，不得不逃避般地，拔脚跑開了，我頭也不回，氣也不喘地一直跑了六十里路的山和水，我駐足在這個陌生的所在；於是當我看見你憂鬱的面容再顯現出來的時候，我就大聲地向你呌喊。

「孩子，你聽多了山風的細語，流水的潺潺，它們不能告訴你些什麼，只使你的憂鬱加深，我告訴你，這個世界是你的，宇宙該在你的面前俯首，你正該好好享受你的青春，時代是你們的……」

你聽見了麼，當我這樣喊叫的時候？

彷彿我又看到你的笑臉在我的面前湧現，你告訴我你高興了，你時時想笑，比那一天我們的出游還高興，你說你們又踏着你獨自的足跡遨游，笑水璘隨着你們，你也像朝我大聲喊着：

「別人的話是對的，可是我們否認我們是痛苦的，純眞的情感不受任何力量的支配也不受任何的影響，若是說無形中眞要是有所謂命運主宰着人生，我們也要奮力地打破它；你相信我的話麼？」

我相信你，孩子，只要你能移去你眉間的那座小山，我就知道你的力量了。

窗外潑剌一聲，怕是一尾不耐的魚的躍動吧？雨已經停歇了，寒冷卻更甚，原來夜，夜是更深了，遙遠的路程，也許使你們沒有法子聽到我低微的祝福吧？

給憂鬱的人們

想不到那篇寫給一個憂鬱的孩子的信竟引起那麼多的反響，彷彿這情緒原來是深閉在各人的心的深處的，一旦提起了，就再也按捺不下去，從遠的近的不同的地方，紛紛地送來你們的話語，雖是陷在憂鬱之中，卻充滿了情熱；要我怎麼來說呢？在搖曳的燈光下，我懷着同樣的熱情展讀那些來書和文字，彷彿我的耳朵裏聽到高的低的男的女的不同的聲音，都爭着要我先聽他們的訴說，似乎我還看得見一個個鬱結的眉頭，一張張憂愁的臉，我想來說你們了，含一點訓誡的微意，當我撥弄燈花的時節，在那青燈的油面上，我分明看到一個結得最緊的眉頭，愁得最深的臉，我張開嘴，纔意識到那原來是我自己的眉和臉，我只得恍有所失地閉緊我的嘴，放下筆呆呆地坐在那

裹，我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我凝視着那跳動的燈火，從暗夜里，從窗門的隙縫中虫蛾不停的飛進來。它們逕直地撲向火焰，一旋再旋之後，不是被火焚化，就是落在油中淹死；想到那小小的虫豸，竟能那麽勇敢地奔赴死亡！

若能有殉道者的决心，憂鬱也該不復存在了吧？幾年來血火的磨煉，那些閒愁閒悶早該抖落下去了，放在肩上的是一個重負，要完成的是一件大事，要打擊的是一個共同的敵人；在這偉大的感召之下，忍住了千辛萬苦，把要流出的眼淚淌向心頭，咬着牙齒丢下生死的兄弟們，一顆火熱的心縮短了空間的距離，在這里，在那里，爲了這個在苦難中的國家，隨時交付自己寶貴的生命，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人民，死在敵人的手中也該是快樂的。

我知道你們的多少親愛的人們就這樣躺在地上了，我們那些受了傷的不死的人，懷着熱情遙遠地飛回來，你們是疲憊了，像採食歸來的晚鴉，你們纔

樹三匝找不到一個能收容你們的棲巢，也許那守林的巡鳥正因爲你的到來發着警報，於是羣鳥就磨啄以待，等待你的血肉做爲他們一頓豐盛的晚餐，呵！眼淚是不宜流淌的，還是奮力遠飛吧，我知道你不情願死在這裏，即使中途風慫翼折，墜在荒原的手掌上，那你也還是回到母親大地的懷抱中，不落在惡人的肚腹裏。

幸而你找到一個棲息的所在，你住下來了，體膚上的傷痛和疲憊或許能很快的消失，你的心卻陡然爲憤懣塡實。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了你不懷疑自己的時候，你便懷疑別人了，我知道你禁不住要大叫一聲：難道幾年來的苦鬥，還爲的保全還許多蠢貨？

是的，這些蠢貨，這些只顧個人利益的蠢貨，災難從來不會落在他們的頭上，你們的家沒有了，他們的家更興盛起來，你們的骨肉死亡了，他們的人不會損傷一根毫毛，你們窮得沒有一件蔽體的衣裳，他們有萬萬件放在倉

庫裏腐爛，你們沒有一間蔽風雨的茅舍，他們有無數的大廈在市內，在郊外，在香港的山上，在瑞士的湖畔。他們是聳大的撐柱，——真的，就是天塌下來，他們也自信壓不倒他們的頭上。你們可不，精神的和物質的災害不斷地朝你們來，抱着不飽的肚腹，反側着寒冷的身軀，夜半醒來是滿腔的懷恨呵，到朝來就有一隻無形的手揞住你的嘴。那嘴不是用來喊叫的了，不是用來說話的了，那是一道緊閉着的閘，擋住了要衝出來的怨濤。抱怨就顯得輭弱，訴苦就顯得無能，有所指摘那就顯出你心浮氣燥，是一個不滿現狀的人，還是咽住吧，爲人看到的就是那愁結的眉頭，爲人看不到的是那無人處從眼角激出來的淚珠，你們不是哭泣，點點的珠淚揉合了千萬種不可說的情感，唉！在這個大苦痛的時代，誰不會暗地吞飲自己的眼淚呢？

快樂的人不是沒有的，當着衆人苦痛憂鬱的時節，他們卻張開大嘴哈哈笑了，他們原來就是活在別人的不幸上面。以爲人們都能好好地生活就是他

們的不幸，於是多少人，不會死在敵人的手下，卻無聲無息地死在安富的地方，他們是凍死的，餓死的，……當我聽一個人說到：「我眞餓極了，隔着窗口我看到裏邊熱騰騰的飯菜，隨着那打飽膈的紅光滿面的客人鑽出來的一陣香氣，我只得緊緊褲帶，我的眼前一片黑……」我要哭出來了，因爲那像是我在飢餓中，我們許多人都在飢餓中……

也許我們還算不得飢餓之羣，有一大段時日我們不還靠腐爛的米過日子麼？那米的霉臭氣，一聞到就使你打飽膈，可是你又不能不喫，這是那些慈善家的恩惠呵，總算打開了陳倉，給我們一條生路，那是老鼠和霉菌喫剩下的，我們眞是還比不起那爲害人類的卑賤的小生物，更不必說比不得一條狗了。狗大約是不懂得憂鬱的，也不知道恐懼的：可是他自然得着主人的愛撫，能橫亙長空萬里；我們卻只能爲憂鬱所腐蝕，爲怨恨所嚙咬。成日成夜地在苦痛之中。

還是想一想無數在前方和敵人肉搏的勇士們，在各角落流汗生產修築的工人們，在那些偉大的英雄之下，我們眞是顯得渺小了，那就讓我們這點不實有的憂鬱之情也隨着渺小下去吧。

四二年四月二日

給孩子們

得到你們從不同的地方的來信，就像在一個鬱悶的夜晚，一陣大雨之後，我急急推開窗，想不到的滿天閃爍的羣星。它們紛紛地投向我底懷抱，照入我的胸中，我充滿了希有的喜悅張開兩手去捧持，去擁抱，掃去了斗室中窒息的不快，而殘餘的簷滴正清脆地打在階石上，像你們從遙遠送過來的話語，不必諦聽你們說些什麼了，我已經承受不住那點喜悅，那些光亮的星星早已溶漾在我的淚光之中了。

那不是星星，那彷彿是我臨別夜晚的燈光，那時節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說不出話來，松林被微風掃動着發出音響，我看不出什麼，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怎麼還能看到你們，靜靜地坐在不爲人看見的樹傍，懷着依戀不捨

的心情，聆聽我那不貫串的話？到了一隻想不到的手，偷偷地牽動我的衣角，把一張熱情的紙塞到我的手中，那時我哭了，我想我不應該離開你們，我不該捨棄你們，因爲你們對我是那樣好。

是的，這幾年只是你們寶貴的情誼填滿我那空虛的心，只是它使我忘記了身受的苦辛，想起那些終日相遇的人們，我還能安順地過了幾年，該是一個奇跡，我那不入的奉質的個性，早已引起他們的不滿來了，我不在泥中翻滾，我也不鬧攘爭血，終于我不得不走了。那正是夏天的六月，我低頭望着地面，跋涉着泥濘的道路，纔抬起頭來喘一口氣，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我耳邊響着，可是熱汗的水氣濛住我的鏡片，我一面應着，一面掏出手絹來擦拭，到我再把它架上的時候，我纔看到站在我面前的原來是那個樸實的農科學生，一件行李在他的肩上，兩隻褲管掩在腿上，泥沙結在汗毛上，搖幌地垂着，我們互相驚訝着要離開這個城了，可是他要到北方去，我却到南方來，他因

爲在私情上開罪一個教授，弄得只有轉學，便無法再繼續讀書，那時候我記得我向他說：「好，多走一個地方也好，正好多看看」，果然他到了，他也看了；可是他告訴我些什麼呢？「用荒涼來形容這個地方都覺得不夠，觸目的只是一片單調的土色，房屋，土地，山丘，連風也是挾着黃沙，把藍天也遮住了，沒有雨，連泥濘的路也看不到，更不必說牆邊的一株小草了，塞外的風和乾亢的氣候，簡直是把那山谷吹成砂石，砂石又化成塵土，我想我們若是長此住下去，也會化成細沙隨風而去了，……」可是我能告訴你們些什麼呢？我是走到這江南的好地方了，山是綠的，樹也是綠的，屋角不見陽光的蘚苔也是綠的，我生怕這樣住下去連自己的心也蒙上一層綠的顏色了，那時候我就該變成了陰沉沉的人，用窺伺的眼睛來偷覷外物，心胸狹小，把天地化成一粒沙，那麼微渺了。但是我想你們也許不會躭心我的，你們知道我，正如同我知道我一樣。

是的，我就是那樣的一個人，當着我離去的時候，我可以不向那些平日和我掛着笑臉的人們告辭，可是，我走到每個地方都不忘記找尋你們，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因爲窮苦，你們被攆出來了，就分散到各處，我也就想來看看你們，如果還有一點力量，也想獻出來的。我記得當我聽說一個從東北來的孩子，沒有飯喫了，竟想到自殺，我是又氣憤又焦急，我不斷地在四壁碰頭的斗室中往返踱步，嘴裏不停歇地喃喃着：「眞呆氣，眞可憐……」一直到我聽說他已經離開險境，我那一顆懸着的心才安穩地放下來，在G城雨中我走了一大節徒勞的路，在K城我也做了半個月的枉然的等待，正是我懷着悵惘的心緒到這個陌生的小城住下來，那個叫做山的寫來的信就寄到了，那只是寥寥的幾個字，從語氣上看出來彷彿已經寫過一封信了，可是沒有得着回信，便又探詢地寫了這封信來，以爲這封信仍然不能落在我的手中，我就急急地告訴他這是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隨信而去的是我那遏制不住的熱

從紙中的喜悅，因爲我知道原來他還是好好地生活着。回信很快地來了，因爲是不會收到，却意外地接得來書，便告訴我那歡喜是說也說不出的。他是他告訴我就了那麼一種不合宜的一種職業，想想自己也好笑的，隨後就像是頗倚得驕傲的說也已經從事一年了，還沒有什麼不宜。他又絮絮叨叨地問着我那些還在一起的孩子們，說是他們是不是又受了別人的欺負？他說一想起來心就不安，連夜覺也不得甯貼。可是我能回答些什麼呢？我還不是和他一樣，和那些孩子們千萬里相隔，要說也無從說起，正當我躊躇不定的時節，他的信又來了，當他牽記別人受到欺負，他自己却受了人家的欺負；我正要勞他不合宜的職務，他却好像哭喪着臉和我說：「果然我不成，我又沒有飯吃了。」

於是我急急地爲他安排，好像我自己在飢渴之中，總算還有可走的路，能使那有用的生命賡續下去，我纔像釋去兩肩的重負一般，長長地喘了一口

氣。可是他那幾個字，有力地鏤刻在我的心中：「這一年多，我顯得老了，可是，我願意告訴你，就是全飄着白髮的時節，也不願意忘記先生的。」

這點不相忘的情感，當然是可珍貴的，可是，不又平白地增重了心的負担？我記得一個孩子只寫了幾句話來：「我回來了，看不見先生了，我到處尋找，也沒有找到，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不，我是被親切的人丟下，就難過地哭了，」唉唉，哭有什麼用呢？當你一想到我的時候，我不恍然又站在你的面前了麼？正如同我一個人孤寂地住在這里，倏忽間，我又覺得你們還是圍坐在我的周遭，仰着那稚氣而清明的臉，諦聽我那低沉的言語，我記得那個是歡喜笑的，哪個總有一串不斷的疑問，我還記得誰的心極美，又極柔弱（她至今還時常寄來柔弱的話語）我也記得誰全像一個男孩子，在任何地方都不讓步，（可是如今她變了，她說「我沉默了，我什麼話都不說。別人都說我變了，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變的該是我的心。）我還記得誰最浮燥

不過度地想着憂和喜；我還記得誰已經死了，至今他那戴着眼鏡的蒼白的臉，佝僂着的矮小身材，常在我的記憶中跑着。他默默地死了，沒有人知道他，要不是一個住在更遠的寫來的一封信，連我也還以為他仍在忍受人世上的苦痛。死亡自然不是一樁好事，它卻像影子一樣貼近我們幾萬萬的人民，可是死并不是終結，要相互地活在人的心上，那麼最美麗最神聖的墳墓，如一個人所說，該築在不死者的心頭上。

孩子們，不要看見我的淚點便以為我又被哀傷打倒了，我還是很堅強的，看見了你們的信，我忍不住要哭也要笑的，可是那并不是哀傷。我們離得很遠，重重的山水把遙望的路也遮斷了，讓我們互相地想念着吧，讓我們永久地記憶着吧。

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霧中的來往

「……這里是霧引着雲，雲引着霧的，早晨纔推開窗，霧氣便擁進來了，半厭惡半愉快地又關上窗，以爲陽光是可期的。那眞是一片大霧啊，鎖着山頂，壓着水流，塞住人們的嘴，細細的水點，連面頰也撲濕了。可是過不久那水點漸漸大起來了，鄉下人趕忙收拾他們陳在場上的穀子，狗也倉皇地跑到屋簷下去了，那實在不能說是濃霧的水點了，那是雨哩！

我充滿了厭惡地倚窗而立，又是雨，雨，雨！再也想不到在冬天，終日喘息在豪雨的低氣壓下，什麼山呀，樹呀，江呀，又都被雨脚和水氣全蓋住了，在我的心中滋生起來的一半愉快的幼芽，也連根拔起了，太陽沒有了，人們只和在濕冷的寒雨中過日子！

的，我望着雨中的天地，我挑戰似的站在那里，我想觀看天地自然能給我多少損害？可是我的心驀地一跳，跳到千萬里之外，我又想起了我曾經居住過的，你們還在住着的那座霧城來，我像被什麼嚙咬一下似的，我的心感到疼痛。

好像我把我的愛和恨都留在那個城里了，做着千萬里跋涉的，來到這個陌生的小城的只是空空的兀然一身。我時時會呆住了，彷彿還是昨天的事似的，——面前也是一條洶湧的水流，前後也是淹沒在綠樹的海裏的大山，只是失去了別人的和我的相通的心，而且在早晨，眼前的一座大山把陰影蓋住我們，近黃昏，身後的一座山又把陰影蓋住我們，我簡直像是生活在山谷裏呵！只有在中午，陽光纔從頂上射下來，雖是冬天，卻有着夏天的燠熱，不管怎麼樣，它總是可愛的，可是雲遮住它了，雨中帶來潮濕和寒冷，使人掙戰着，那條水流也變成粗暴了，發着更大的響音，三五天前，把橫在江中

帥一條浮橋也沖去了。於是我們就煩悶地活在這里，和其他的人中間有一條寬濶的河，却失去了可往來的那座橋。

我們就被孤獨在這里了，一條小船，載不了多少來往的人，一不小心，便順流而下，——湍急的險灘等待着，矗立江中的，隱在水下的岩石等待着，……於是我們就成天地等待着，等待着那座可以通到外面去的橋呵！牆還沒有拆去，橋又斷了，難道人與人之間只能這樣隔膜地生活着麼？

生活在這里的人呢，也和那里的人一樣，矮小，瘦弱，每個人都是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他們用一種奇怪的方言說話，「安達的」原來是不知道的土音，現在變成本地人的別號了。他們富足，懶惰，也是有既笨又狡猾的特性，可是他們并沒有那張能說話的嘴，只有在對本地人卑視這一點上，另一些人們的意見是相同的，他們雖然是同一個省分的人，却因為不同的地區就存在了顯然的不睦。他們不能站在相愛的這一面，却以為人們應該在相互的仇

靦中過着日子。

這眞是我不解的事了，彷彿我不止說過千百次了，人爲什麽不能相愛地生活，而使仇恨在人與人之間滋長呢？難道人類還不夠不幸的麽？難道他們從上古以來，從神那裏接受了還少的磨難和壓迫麽？是的，人類是漸漸忘記自己了，只知道對神獻上血肉和犧牲，對於同類却露出無情的爪牙，忘記了遙遠的和善的日子，以爲人從遠古以來便這樣無恥地生存着，……

還說什麽呢，路也走得不少了，眼睛也看得不少了，還不多是那一副寡廉鮮恥的臉！把謊言當作眞實，把欺騙當做至理，看別人笑臉過日子的，把小小的頭顱好像夾在肩膀中間的，打着空洞的哈哈的，像馬戲班里的丑角跳躍着的，成天袖着手流淸鼻涕的，……這里，那里，眞是不少了；可是我的憧憬永遠是那麽新鮮，因爲我熱愛人類，我缺少那份死沉沉的涵養。

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纔能和比我年青的人在同一的境界中生活，我同

樣地感受你們的喜怒，我沒有那超然飄渺的心，當着你們笑了的時候，我知道你們爲什麼笑，於是我也笑了；當你們憂傷的時候，我也知道你們爲什麼憂傷，於是我也同樣地憂傷；我能與你們同息同感；接受那可貴的豐富的生命。

這里也是霧，也有山，也有水，也有許許多多的青年人，他們多半曾經在社會中滚過一遭，有的染到那份浮躁，不實，但是大體還是純良的，我還有什麼可求呢，我祇準備自己，不使他們丟下我也就是了，我謹愼地記住那句話：「凡是忘記了今天的，明天也被人忘記。」我想讓時日不忘記我們，我們相互地也不要忘記吧。……

霧城遠簡

××，這個城整個地被濃霧籠住了，沒有陽光，沒有溫煖，沒有愛；隱在那茫茫的霧中，像鬼魅一般矗立着的是竹樹，像神話中巨人一般俯首而視的是高山，——在苦痛中，人民過着日子。

那惡霧充塞了任何細微的所在，渾渾的一片鎖住了別人也鎖住了自己，人們沉默着，死一般地沉默着，不再講說好聽的故事，不再唱那好聽的歌，好像連呼吸也感到不自由，記得多少人曾經說過：「留心呵，這霧會損害你的內臟。」這樣子便各自防範，人總是要活下去的，人總是等待那溫煖的陽光的。

我一直住在鄉間，這是你知道的，雖然活在這二十世紀中，我們的一切

享用却像古代人。我們并不是想做隱君子，也從不夢想那文人幻想中的「桃花源」；我們是被安排在這里，用一點思想，做一點事。（這事情做得對自己沒有一點好處，對別人也說不上好處），古處士還可以誇說不爲五斗米折腰；我們是不但要折腰，還要把腿站瘦了，還要唇焦舌乾，只有一樣還好的，那就是當陽光放縱地射在大地的上面，我們還可以無忌地呼吸……

可是如今不同了，時候是深冬，霧已經塡滿了窗口；爲了不使它鑽到房里來，我關緊每個窗門，於是在我那斗室之中，暫且保住了一點清新。

我的房子是那麼狹小，當我獨自徘徊的時節，使我時常想起了「狹的籠」；同時我的呼吸也使我那「狹的籠」渾濁起來，我覺得很苦痛，我還是需要到外邊走走去。

這也許是有點難以解說的事，我想只有那生而盲目的人不感到苦痛，因爲他的眼中始終不會有過一片美麗的天地。即使後來他長大了，聽到別人的

話，他自然可以設想別人也都沒有眼睛，那片美麗的天地全可在幻想中完成。可悲哀的是那些萬物曾經在他的眼底閃爍着耀目的光輝，突然，他再不能觀看了，一切都歸無有，無日無夜地過着日子。沒有花草，沒有美醜，——并不是沒有，是在他一個人的眼前不復存在了。向陽是一片紅，背陰是一抹黑，從此嘴角沒有笑，瞪着那無神的眼睛，別人也不知畏懼，生活便浸沉在悲哀之中了。但是最可悲哀的還是那些生來盲目的人，一朝張開了眼睛，用大歡喜的心來接受宇宙間存在的一切，他不只是接受，他要歌唱，他要讚美；因爲他一直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美好的事物，一塊石頭，一撮土，都成爲他歌頌的對象。他不顧那粗糙的聲音，他不顧因過分疲勞而喑啞的喉嚨；他歌唱，想一直唱到老死。（也許那時候他連老死也忘記了，既然他的眼睛可以重明，老死還能是生存的威脅嗎？）突然，不知道怎麼一來，一切又都在他的眼前黑下去了，他簡直有點不相信，用手去揪，還以爲走在一面

帷幔之前；可是什麼也沒有，眼前仍是一片黑。他暴跳起來了，他搥打自己，也許碰到別人，（這我們自然得原諒他，）他還是什麼也看不見。那一切倏然而來的寶物，又倏然而去了，還沒有等到他欣賞夠，就都烟消雲散，剩給他的只有那永恆的悲哀。

當我走到外面，我也碰到悲哀了，沒有天，沒有地，也沒有路；「這可要我怎麼走呢？」我叫着我自己，雖然說是大路，不過是一尺寬的石塊鋪砌成的，又因為年久失修，缺陷不平都在所難免。而且我還清楚地知道，途中有緊傍山崖的一節，失足落下，即使不致粉身碎骨，也要跌到水田裏，弄一身汚泥。而且我還知道，在茅屋的後面，正有窺伺的狗，一不小心，它會悄悄地竄出來咬一口；路邊汚濁的泥塘中，總有幾隻蠢豬在滾着，既不願意滾下去像一隻豬，又得提防它爬起來在路上昂然而過的那身臭泥，行路人就得要費一番躊躇的心腸了。路原來是狹窄的，一聽見那咻咻的喘息，就得趕緊

跳上田邊，讓那龐然大物橫衝直撞地跑過去；即使它已經被抬在兩個屠戶的肩上，它還是橫着身軀酣睡，行路人也要小心地避在一傍。但是這一切都在晴朗的陽光下纔淸晰地可見，如今，霧包住了整個的天地，我有眼睛看不見，困難和悲哀，同時向我襲來了。

我只得小心地提起脚，又踏在我目光所及的那尺寸之徑；然後再小心地提起那一隻脚，又去踏第二步，……幸而這條路是我走熟了的，我知道它該怎麼走，雖然極慢，我總還能艱心地走着。

霧還是一點也沒有消，一想到我吸到胸中的是那乳白的濃霧，就覺得有些不爽快。我極力地屏着氣息，可是到不能忍的時候，我又得大大地吸進一口，唉，這一口就使我更不爽快了。

××，我想你也許能想得到，當我們同住在×城的時節，不是有過這份經驗麼？可是別人說這裏的霧是有毒的，說是住在這裏的人要少活十年，我

雖不相信，低下頭去一看到凝在路上的混着血絲的口水，我的心也不覺悽然了！死並不可懼，只是這樣消蝕了自己的生命，是一點也不值得的。

總算好，我居然越過了那座小山。隨我行路的是一根手杖，在這裏，它是每個人行路的好伴侶。下了山我順勢走到江邊，我看不到入冬以來轉成碧綠的江水，我只聽到灘上的水聲急促地響着。雖然沒有夏日的急流，水到了那裏，也還要轉成幾個有力的漩渦。江水是流着的，可是它載不走江上的濃霧，它是一動也不動地壓在江面之上。

從遠處，忽然傳來破碎的響聲，接着就有那像喫飽了打着呃的水泡，呼救的聲音也若遠若近地起來了。可是我還是什麼也看不見，纔一轉瞬間，那聲音又遠了，終於消滅了。

可是霧還是濃重地鎖着，它永遠把那無情感的，冷酷的，木然的形相顯露着，……

太陽是不可期的了，我又回到我那斗室之中，幾天前自殺得救的鄰居不知爲什麼大聲地笑起來了。我一點也不高興，充滿了我們的心的只有厭惡，厭惡……

四一年一月十日么店子

信

……那不愉快的信息正像一陣罡風，吹熄了我提在六野中夜行者擎在手裏的那個火亮，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上下左右是一片黑，如果我不立刻停止我的脚步，也許我就會跌在路邊的田畦中，——也許那是一個懸崖，或是一個溪澗，……那麼當着我的靈魂失去了他的主宰的時候，我的軀體也要失去它的存在了。

那信息突然襲來的時節，我那不安甯的靈魂停滯了些時候，像一泓死水，過後就在那水面上映出來那張渾圓的臉龐，更是那兩顆烏黑的大眸子，燃燒着熱情的，充滿對於人類摯愛的；却懷疑地，將有所問詢地筆直望着我，——突然我看見那轉成失望的，憤怒的，在苦痛中掙扎的一雙眼睛盯着我，

我，我還說些什麼呢？

這三年的時日中，我顯得衰老了；當我笑着友人的霜鬢，却從鏡中望到自己的白髮；也曾爲了孩子們的走失感到淒涼，却想不到自己也不得不做萬里的山河跋涉，我惋惜地望着我的故居，爲了不顯得太柔弱，我倉皇地離開我的友人，我的心是沉重的，我的情感是衰頹的，真的，我告訴你，這三年彷彿是三十年。

我還有些什麼呢？兩肩的苦辛却使我的背彎下去了。和老人不同的，我，還有滴斷的記憶——

於是憑了我在××做一日的過客，我也去找尋那個叫做「永」的人。那是一個秋雨的日子，膠鞋雖然適於泥濘，可是我沒有傘，雨順着我的髮際流下來，正像我要從那滔滑的山坡滾下來一樣，我終於還是找到了。從這個茅屋到那個茅屋，一個好心人告訴我：「呵呵，就是她麼？她已經在三天之前

走了，說是到××去的，——怕要到了。」

到了有什麼用呢？還不是從雨中來又從雨中去麼，只平白地增多了懷憫的心情。明天我知道，那輛破車只把我載向更行更遠的途徑，我不會再看見她的。

這點心情，是懷着無着落的心的旅人所獨有的吧！幾年來我原是很堅强也很粗糙的，想不到會重復陷入纖細的境界，我很驚訝，也很悲傷，我知道我不該這樣的。

到了××，我首先就寫一封信去給住在××的兩個人，她們也是曾經和我朝夕共處的，我告訴她們我來了，我想和她們相見；在七天之後，我可要走的，那些天我是多麼盼着她們來呵！可是沒有她們的信，七天之後又是七天，也還沒有她們的蹤跡，我只合走了。

我的心卻更沉重，聚少散多，人生顯得七零八落，當着失望塡滿了我的

心胸，我對友情珍惜起來，三年來我原是爲少數人所忌，爲多數人所喜，如今那些人多天南地北地走了，讓懷念也無從追踪，當着我來了，他們又走了，誰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哪一天我們才能欣然再遇？

曾經有一個生活在冰雪角落裏的申訴着他那困苦枯寂的日子，只是在一點上他的熱情燃起來了，他問到我一個人的消息；那麽信賴地和我說我是知道他們的，那[illegible]的心，他又鄭重地告訴我一次，是永遠也不會斷的，可是不斷的心有什麽用呢，她走上另外一條路了，誰也不知道她到了哪裏，雖然我知道她的方向，她那秀美的濃眉大眼，顯示着她那不屈的個性，我曾經做了一次徒然的探問，但是我又怎麽能把這沒有根蒂的信息送到遠方，使他在遭到冰雪的襲擊之後又忍受感情的顛簸呢？

你却從千萬里的路途之外寄來這個不愉快的消息，你比我更多知道她的行踪，你把她看做燈，看做智慧的果實，你用那純樸的情感寄托你的真心，

你曾經遭受過人的非笑，於是便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般地向我跪過來，求着我說真是真的了解我的心，啊啊，若不是你說，我也許忘記了呢，我並不理睬一些孩子們的嘲笑，我也曾顯着我的紅臉向別的一些人爭論。因爲我該說我知道你，我也知道她的。

她是長着多麼無邪的一個孩子的臉型啊！隨時都要笑的。就是沒有什麼的時候，她那平靜的臉，在注視之下也忍不住又要笑了，她慣於用那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看人，有時還捉弄似地說着：愈是在我的眼睛下慌張的，我愈要看！那麼我該再補說一句，愈會鬼祟的，不正當的，她愈用那如劍的眼光挑刺着，她那麼真摯，熱愛人生，想不到的是她竟會把一切處理得那麼沉靜，當着暴風雨將要來了，她一點也不慌張，她還是那麼天眞地笑着，終於靜悄悄地投向廣大的人海中去了。

從廣大又隔入了狹小，怕那蔚藍的天也被窗格局限住了吧？難說她對着

不那湫隘的污穢的牆壁也露着她的笑容麼？難說她那黑大的眸子在蜘絲蛛網的屋角上也放射那刺人的光輝麼？要我怎麼樣應用我的想像呢？一切是那麼不調和，那麼不應該，那麼不公平，唉唉，你要我怎樣去想像呢？

深秋的雨想不到像潑下來似地傾瀉着，我推開窗子，外邊是不辨一物的黑暗，雨聲却更雜沓更響亮地湧進來，近晚我就知道溪水漲了，這時那巨大的水聲，像千萬隻奔吼的野牛，也許它的氾濫是不可免的罷？但願在這深夜裏，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聯接起來，讓宇宙化成一片大海，地我們全都淹沒吧！

迎着逆流

——大故事裏的一節小故事——

他的那點好興致，早被那羣嘈嘈雜雜，擠擠哼哼，擠成肉壁的一堆人給打得烟消雲散了，就存心要欣賞似的，在對面的一家小茶館裏的板凳頭上佔了一個位子，堂倌爲他泡上一碗沱茶，獨自觀取着左右上下晃動着腦袋的小丘，看他們怎樣嚷怎樣吵，看那個小小的窗口，怎麽能打發這一夥人滿意地散去；這時耳邊却低低地響起一個神秘的聲音：

「先生，你是要到××去麽？」

心里已經忘記方纔胸中所激起的不可抑遏的憤怒，突然間被提起了，就不懷好氣地說：

「我不去，你管我做什麽？」

「不是，先生你要是去的話，我會給你買到票子，只要你先生，……嗒嗒嗒嗒！」

這時候，他纔轉過頭去，看到那一張黃瘦，油晃晃的臉，在他那咧開的嘴裏，還有兩顆發烏的金牙。

他不會再回答，只把頭點了點，身邊的那個人就毫無聲息地跳走了，轉眼間就失去了他的所在；可是當他低下頭去啜飲第一口茶之後，那個人又幽靈似地立在他的身邊了。在那枯黃的，又被烟草燻得更黃的中指和食指之間，夾了一張紅粉連的紙券，站在那里的人不說話，只是朝了他嘻嘻地笑着。他明白，收下那張票，把該付的和額外的錢一齊送給他，於是又付了茶錢，覺得有點輕鬆似地立起身子，仔細地東西張望一下，然後就拔腳走了。

擁擠着的人羣還是那麽亂糟糟的，像一座肉築的砲壘，不見多，也不見

步，照樣擠在那裏。

一程的雞鳴送他上坡下坡，在這個山城裏趕着早路。時候是五點半鐘，離開船還有半小時；剩下的一節路，平地要十分鐘，爬坡下坡，大約要二十分鐘。

這裏沒有清明的早晨，濃霧鎖住了天地。怕霧氣要損害肺的，把手絹掩在嘴邊；可是辛苦的奔波，使他感到窒息。這個城面積雖不大，可是有極大的坡度。那全是毫無理由地忽然要向上，忽然又要向下，污水潺潺地在溝裏流着，肥大的老鼠，猝然間從腳邊跳過去。

待他趕到船邊，差不多就要開船的時候了。那一段石級，他走得特別匆忙，在上面就看到一隻漆得換紅色的高船已經等在那裏，他的心就起始忙亂了，三步做兩步，一步還踏了空，幾乎從上面滾下來，到得下面，纔看見一切都還平和，行李箱籠都堆成了山，大腦袋小眼睛的過磅員還很安穩地處理那

些物件，定使那些站在他周圍的人無端地燥焦着。

「忙啥子，遲早還不是把你們都運到地方？」

他正聽見這句話，和那兩隻翻上去只見眼白的小眼睛，他因爲沒有什麼，就筆直地朝人口走去，可是驀地裏一個人拉住他，和他謙遜地說：

「對不起，先生，你的票子借給我用一下好嗎？這里辦事眞不講道理，每個人只帶二十公斤行李，我的過了十五公斤，他要我送回去，出運費也不成，我只得求你把你的船票用一下，這樣我就[illegible]行李了。[illegible]

對於這樣的事他原是無可無不可的，只要在船離岸的時候他能跨到船上，那就一切都好了。於是他從衣袋裏把票子換給那個人，他自己就等在一邊。

十分鐘後，那個人就高高興興地把票子還給他，和他一路走上船了，那隻船，已經像是一個吃飽了的不知事的孩子，可是它還挺着個大肚皮停在那

里，不知等些什麼。

站在船舷的茶房要客人下艙，只要站在艙口，就被那一艙黑壓壓的人擠得縮了頭。在上面呢，後來的人又擠住了，不能再走回去。夾在中間的他，心里想到：

「我哪里是旅行，簡直是受罪。」

說是受罪，也還不過是一個頭兒呢。果真汽笛響了一聲，那隻上身搖擺的船，慢慢地起始動了，他倆是迎着逆流，溯江西上了。

一條彎曲的河路

裝載他和其餘許多人的那隻船，一面顫抖，一面左右擺着向前行進。起初人們站着，因爲人多，擠住了，所以身子也不會搖動，過後有些人不知道被那些怒吼着的茶房給打發到哪裏去了，纔從上面遞下來許多隻帆布椅，椅子連椅子地排起，總算把一個人安頓坐下來了。

他恰巧擠在船頭，可以彎着背，把兩隻肘子支在鐵欄杆上，可是當每個人經過他的身後，他必須挺起身子，否則那個人就無法通過的。

眼前却展開一片好景色，他想不到纔離開那烟霧沉沉的山城，便能得一幅清翠如洗的江山圖，雖然在冬天，山仍然着了一身碧凝的林木，而江水，竟如同江南家園的小山邊，一泓溪水的清澈，那是完全不能依據想像的，那

藍得像海，像北方的深秋天，靜靜地流着，像一個沉默的少女：可是船走過去，却激起頗大的浪花，那是爲什麼呢！

（你不知道麼，它是迎着逆流向上的，下水六小時的路程，上水就要二小時，而且當着夏天秋天，溷黃的急流翻滾着，你就無法設想它是曾經安靜過的，曾經使你用處子這兩個字形容過它的）

河身還寬闊的，不過有時江中爲一片沙灘佔去一大片，這時候那上面有屋有人，聽說到了大水，就連沙灘也失去了蹤影。

雖說河身寬廣，可是能夠使你忘記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一條直線似的，搖幌的船一直在走一條彎彎曲曲的路。

「眞不容易呵，趕這許多灘，不曉得一冬要打破好多船！」

對於那些老行客，自然都懷了惴惴之心，可是他却什麼也不明白，他貪戀觀賞山水，不過有時候看到沒有風而起的波浪，同時船就側一側身子，轉

了一個方向，使他能看見趕着波浪的水的下面，原來有許多大小的岩石，好像兒惡地立在那里，等候一個新的攫取物似的。

船是不會停止的，燃燒的柴油的旁味在空中瀰漫着；可是那速度實在是慢得對人，岸上的一個趕路人總是或前或後的差不了好遠。有時候，它沒有移動，上發狂流衝下來些，於是它更番地冒着氣，幌了幌身子，又朝上頂過去。如果兩次失敗了之後，茶房就咧開他那河馬一般的大嘴叫着：

「划子打不上去囉，請客人們到後艙去一下，趕過灘再回來。」

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移動到後邊去，等着船的努力沒有落了空。纔又就原有的座位坐下去。又有一次，人的移動也無效了，船就爽性傍了岸，請一部客人到岸上去走，過了二三十丈的路，纔把那些走着的搭船客，又接到船上。

不管怎麼說吧，那隻船倒還一直是努力着朝前走着的，說是水路一百二

，怎麼計算是一百二呢，那就實在有一點摸不清了。

他站在那裏，迎面吹來的寒風也使他有些禁不住，就把大衣的領子拉上去，儘可能的把頭縮下去，像背間的貓頭鷹。

路是在走着呵，那是飛龍口，聽說當年有一條飛龍潛在那裏的，可是如今什麼都沒有，只聽說出產大量的鱔魚，在水急難生魚的這一條江中，也算一個小小的奇蹟。再過去。又是兩小時，什麼都沒有呵，然後到了。一個長鬍子的本地人告訴他，再走二十里，就是吉祥場。

對於這些陌生的小地名，他有什麼興趣呢！他原是一個過客，在過客的眼裏這些場呵鎮呵的，實在是沒有了不得的興趣，他不過瞥一眼看，那幾百級的石階引到上面顯得歪斜的房屋，於是繚繞在上面的就是炊烟，他要看河心中。下流的或上流的，斯文的穿的長衫不穿褲子頭上還裹了白頭巾的水手，他們少氣無力地搖着槳，同時還唱着抑揚有致的歌。順着流，也許漂來

一具浮屍，頭向下，中間的部份高起來，全身腫漲發白，像霉了的豆腐。

船還是在走着，一時又到了石村，說是石村，看不見一方石，只見黃沙上的岸邊，被水冲刷得下部空了。長鬍子的老人捻鬚微笑了。他高興地告訴他，沒有多少路，船就要到地了。

他倒并不一定因爲可以到了便感到欣喜，他原是要來看的，索性睜大了眼，一路看過去，看，白仙廟已經在望了。出產烏金墨玉的地方，偏偏要叫白仙廟！快攏了，山頂緩緩地行駛着全省唯一的輕便火車，好像一不小心，就要滾下江心，可是這只是人的幻想，屬於眞實的却是那上面住了些黑手黑脚黑臉膛成天在高熱的煤洞裏的工人，還有些黑心的只在利潤上打算盤的資本家。

船不曾停，穿過小三峽，那個北山實驗區就遙遙在望了。

還是只要十五分鐘，船就停下來，客人走下來，這個短短的旅程，就告

了一個結束。

——接「迎着逆流」

緣河行

小船走着一段艱險的路，在寒風的吹嘘中，三個船夫通身都流下汗來，爲了耽心和胆小的緣故，乘客們也多是一抹冷汗滲在額頭。水仍然是清澈可愛的，江底的卵石自有一份難得的潤澤，可是人們多已失去鑑賞的心情，只惴惴地不知該怎麼纔好，生怕一失手連人帶船都翻入那可愛的碧綠的江流中。

雖然說是枯水，那險峻處却一點也不曾減少，一個站在後梢把舵的船夫不說了，兩個在前面的，把篙撑下去之後，一直把身子平躺到船板上，等到那個同伴把篙下穩，纔急匆匆地站起來，趕到船頭去再下一篙。倘若是一篙落個空，那麼這一葉扁舟的命運，就交付給露出水面的一些岩石上，那是毫無情感的東西們，如果船身不能擺碎它們，它們就會傲慢地毫不費力地使那

隻船成爲一片片。順着流一直得到白仙廟去：

一番游山玩景洗溫泉的好興致早被這艱險的行程消散了，悵自在心里咕喊着：『下次可不這麼來，這眞不是玩的』兩隻瞪得大大的眼睛却無目的地搜尋着，看到那邊有幾只不透水的空油桶，知道那是以備萬一的，可是桶有六只，人却有八個，船夫們還沒有算在裏面。

眞要是遇了事，兩個要喪失性命的好像已經一定了。但是這種想頭，一過了失渡口也就烟消雲散，因爲不再有灘，也不再有浪，船夫們已經扯起篷，一面烏路路地呼風，一面拿起竹烟桿來，裝上一段葉子烟，悠閒地在船頭抽起煙來了。

坐船的人彷彿也鬆了一口氣，回望那無時不在響着波浪的淺灘，既恐懼又厭惡地把頭轉向前，——那是兩面被林樹都遮蓋起來的山峯，而江水是恬靜地安嫻地在它們的懷抱中流着。遠處，有潺潺的流泉，這就足以惹動了

新來的一份精神，極目力去看，就看到那些條條灣灣曲曲流下來的一股股白花花的流水，耐性地等待，不久也就來到眼前，那是一條條白瀉瀉流下來的冒着汽的細水，經過處，還長了綠茸茸的長苔。可是有一股觸鼻的惡氣使人不能忍耐，問了船夫，纔知道那是洗滌過多少人泥垢的泉水，就流淌下來，隨着江流送到下游去做居民的用料和飲料去。

抬頭看，崖邊一座危樓，顯然地還有一線水漬，原來是夏秋間水漲時淹過的。

「那還不能住得人麼？」

「什麼，哼，擠還擠不上，你先生們攏了上去看，多半還得打回頭住到鎮上去。」

可是這是誰也不相信的，原來是游覽區，要這些不死的住在後方的人還能到這裏來透一口氣，不能說就要這些人跑了來又滾回去，而且過了那座危

樓，樹裏山邊，隱隱約約地還看到不少座房子，有的是綠竹爲蓋爲壁，更遠更高處，還有黃瓦綠瓦修造起來偉大的建築，雖說那只該放在那里，讓人只留下一副辛苦艱難的路程，又匆匆地趕着日落前回到那個鎮上去麼？

現在我思着的時節，船已經攏了，爬上囤船，渡過跳板，抬頭看，一條望不見頭的石階等在那里，能上也得上，不能上也得上，總沒有那樣的弱者，一看見這麼多的石級，就回頭又上了小船，向着下流駛去。有兩乘滑竿立在那里，可是沒有人抬，害得一個中年婦人扯了嗓子喊一番，結果還是兩步一停三步一坐地走這節困苦的路。

「幸虧你，這還不是伏暑天，要不然……」

他自自然然地在心里這樣想。

「先生，你可不知道，他怎麼能不起得這樣高？夏天來了，那一陣子山水下來，就得淹上來，水勢又急，一夜就跳兩三丈，就是防備也來不及。」

那個土著老人，幽閒地回答他的話，當他恭敬地提出來溫順的抗議的時候。

一面擦着汗，一面道謝，他又只得搖擺着身軀向上走。

汁——接入一條彎曲的洞路」

飛龍泉

綠竹蔭下，一條二尺長的石凳，正好爲喘息的人歇歇脚，朝那邊一看，纔知道還有幾張帆布輭椅，那上面還馱了懶洋洋半醒半睡的人呢！

可是他，并不長此停留，又站起身來朝上去，低着頭，跨着石級，猛可地再把頭抬起來的時候，已經看見朝東向西的指路牌，好像對他喊叫似地，告訴到什麼地方去，該取哪一個方向。可是朝西去，路已經斷了，常青樹和竹枝，還有春天會簪滿身花朵的桃李，和陪伴霜雪來點綴這個世界的紅梅和臘梅，都被砍倒了，堆在路邊。據說那是在修造一條平坦的大路，爲了會載貴人的汽車。原來是的，這一切都基於服務的精神，不看看，大大小小的建築，每一座都有一個幽雅宜人的名字都住滿了，走廊也是旅舖，就是甬道里

是乾菜火腿，和嬰兒的尿布。平安原來是用錢可以買得來的，這些住客們，按月付纖房價，他們自然能舒適地住在這裏，免得受敵機的驚駭，更不致於犧牲性命（有一回，聽說一位旅客因爲躲避，失足落下跌死，那自然是例外啦）。

可是他，想來過兩天略爲安逸的日子，費了一番好話，纔被安頓在近山門的一座大殿裏。那有許多張竹床擺在那里，專預備他們的到來。迎面是嘻笑的彌陀佛，兩邊是兇惡臉的四大天王，可是心也算放下了，原來以爲要在檐下花間消磨一夜的，如今居然有了住處，也是他的好運。

「你先生不曉得，今年的客人硬是多得很，又都是長客，我們主任實在想不出啥子好的方法，也許房價再要加，看客人少不少得了，」

「你們的主任從前做過什麼事的？」

「哼，我們的主任，當初做過縣長，這陣子還是道德學社的大師兄，還

開了兩家炭坪子，呵呵，你先生看，那就是我們的主任！」

順着那個手指着去，就望到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肥胖的人，搖搖擺擺走過來，他有一個又紅又大的鼻子，把那張肥大的臉都顯襯得渺小了。

到底，他也不是研究人物來的，他一心先去觀光，看這個地方有多少雅士，有多少美麗的景物。這泉爲有名的勝地，自然那個飛龍泉是最引他的。

跨出山門，向下走，恰巧又要穿過一羣難童的課堂，纔能走到路上，陰暗的房屋，在角落里還隱約地望得出一些塑像的影子，幾十個孩子，把蒼白的臉伏在高桌上，有的寫字，有的看書。在門口那里，立了一個精明的中年婦人，她正炫耀地，像一個商人講到他的貨品，向一個大肚子，又短又粗的大員富商之類的人講述她對這羣苦孩子們的好心。還有一個長臉瘦腰的女人，用手絹緊緊地掩了鼻子，不耐煩的站在那里。

他急匆匆地走過，把這些人遺留在他的背後，空聽到那尖銳的，不入調

的聲音嗤嗤地響着，不過他走遠一步，那聲音就輕微一些。

順着指路牌，趕到飛龍泉，原來是把他引進一座小小的建築。沒有清泉，也沒有山石，有的是一間間缺窗少門的小室，泉水是從龍頭流下來，可以洗濯泥垢的。

「你先生若是不情願，可以到那邊去看看。」

那個領導的人把手一揚，他就走到另一個門口。氤氳的水氣一下子糊了他的眼鏡，取下眼鏡來，只看見活動的人影，使他彷彿記起了幼時看到的做佛事懸起十殿閻羅像裏奈河橋下的一羣受難者。還有一陣陣的腐草氣息撲上他的鼻子。

他忽然記起來一個告訴過他們的話，（當時他以爲那不過是妄談）飛龍泉裏有一百幾十種不同的細菌；同時他又記起來易卜生的「國民公敵」裏那個倔強的醫生，這個泉也相同的，它流出來一座座的建築，也流出來花[illegible]亭

池，還流出來主任的肥胖的身軀和通紅的鼻子：但是他卻被嚇得縮回去，想着，還是就那竹榻上好好睡一覺吧。

——接一條彎曲的河路

渝版文季叢書之四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渝一版

著作者　靳以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

發行者　成都 桂林 生活出版社

定價國[illegible]　[illegible]圓壹伍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七六九號





